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鍾錂纂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顧廷龍先生書行錄

習齋先生敘略

先生諱元。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父杲。幼過嗣於蠡縣劉村朱翁。因姓朱。爲蠡人。先生生於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生時。居上有氣。如麟忽如鳳。望之者皆驚異。啼聲甚壯。七日能翻身。年四歲。東兵至。父遂隨入遼東。朱翁有母喪。先生著喪服冠立椅上。勸飲饌如成人。弔客咸異之。六歲值生日。家人設桌雜陳諸器物視所取。先生攜筆題如字者數十。是爲崇禎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朱翁買側室楊氏。後生子晃。稍疎先生。晃後更讒害。八歲就外傅。朱翁給錢令買餅食。先生盡易紙筆。十歲。爲國朝順治元年。十二歲。能幹師門內難。委曲周全。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十九歲。遭訟事。先生被逮。而文倍佳。塾師異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未幾入庠。而獄事平。因思父悲不自勝。志欲東尋。以厭於朱翁不果。作望東賦。每朔望節令。必東北鄉遙拜父。四時繼以哭。二十一歲。得綱鑑而閱之。至忘寢食。遂廢八股業。絕意青紫。二十三歲。見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事宜。嘗徹夜不寐。技擊亦學焉。二十四歲。始開家塾。教子弟。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尊陸王學程朱。屹然以道自任。謂聖人必可學。期於主敬存誠。日靜坐八九次。謗毀交集。嘗敝衣敝冠出。人望而笑之。不恤也。二十八歲。爲康熙元年。以應歲考入文社。立社儀。每會日早。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拜訖。分班長東幼西。北上相再拜。列坐。各據所知。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疑案畢。乃拈題爲文。二十九歲。不得於朱翁。盡以田讓晃。意謂倣伯札故事耳。不知己非朱氏子也。三十四歲。遭

恩祖母大故遵文公家禮居喪尺寸不敢違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而語之乃知己非朱姓朱翁卒乃歸顏初居喪覺家禮有拂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周孔之道在六府三事三物四教靜坐禪宗也訓詁語錄空言也奮志習行改其齋曰習齋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率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分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迸去浮文專務實行五十歲自恨曰吾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歸宗又思爲父母立一血嗣乃出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與家人訣誓不見父不返東出關外歷二年一日陷翻漿泥中大雪沒膝而匍匐不停瀕死者數至誠動神異母妹感夢相見與言父諱瘢痣年庚歲月俱合已卒葬於紅嶺念禁關難以旋櫬乃招魂題主而歸蠡令博令親臨弔奠先生爲父稅服粥食不菜果不酒肉獨居朴室不入內不偶坐不侶行朝夕哭朔望奠哀至則哭三月不怠期悲哀三年憂泣血骨立室前槐葉爲之枯黃喪復常乃更榮督學李公巡撫于公俱旌揚表閭五十七歲南遊洛中與諸儒辨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必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之實習之一時翕然悅服六十歲肥鄉郝公函來問學且請主漳南書院教事先生辭不就既以聘幣三往返乃攜錢等以行既至教以讀講作文應時之外習禮習射習書數舉石超距技擊歌舞堡人不以爲非問學者方踵至聖道可望復明矣不半載竟爲水阻雖規制甚宏未得一一見諸施行可勝惜哉歸里年七十而卒噫先生生而靈異長而歷試多艱而神智日生而奮勵益篤其所謂動心忍性曾益不能者耶先生嘗自言私淑孫徵君又所父事者五人曰張石卿曰刁蒙吉曰王介祺曰李晦夫曰張公儀兄事者二人曰王五修曰呂六輔友交者三人曰郭敬公曰王法

乾曰趙太若皆有以修先生先生言可爲經行可爲法蓋不第爲一時一世而百世千古人也嗟乎先生歿矣音容不可復覩矣而誦其言行不啻親承提命也是以不揣固陋蒼萃成書謹敘其始末於簡端云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季秋穀旦受業門人鍾錂頓首拜識

凡例

一、先生嘉言卓行。不可更僕錄。未百葉遺軼尙多。然可想見其他。觀者惟期則效。不必以覩一斑爲憾

一、年譜已載者。不復更錄。然於振勵後學。扶樹道教。懇惻動人者。亦間或重出

一、錄中惟各章首段書先生曰三字。餘不贅。以是編專屬先生言行也。

先生日譜。亦載他人言行。善者茲亦偶有摘錄。然必冠其姓字。庶幾披覽瞭然。

一、是編挨日譜摘錄。門類未分。然亦列爲章數者。亦竊取魯論學而等章之義。

一、僕學極譾陋。不足傳述先生之學、德、言、行之錄。謹誌遺澤於不墜耳。儻仁人君子賜之裁訂。得以傳世行遠。不惟僕感且不朽。卽先生在天之靈。亦迪爾稱快也。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卷上目錄

常儀功第一　理欲第二
齊家第三　言卜第四
學人第五　法乾第六
剛峰第七　吾輩第八
三代第九　禁令第十

卷下目錄

鼓琴第十一　王次亭第十二
學須第十三　教及門第十四
杜生第十五　趙盾第十六
世情第十七　不爲第十八
刁過之第十九　學問第二十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上

清 鍾 [illegible]

常儀功第一

每日清晨必躬掃祠堂宅院．神親前各一揖．出告反面同．經宿再拜．旬日以後四拜．朔望節令四拜．皆定晨省．爲親取送溺器．捧盥、授巾、進膳．必親必敬．應對承使．必柔聲下氣．此在蠶事恩祖父母儀也．歸博無親．去此儀矣．寫字看書．隨時閒忙．不使一刻暇逸．以負光陰．操存省察．涵養克治．務相濟如環．改過遷善．欲剛而速．不片刻蹉躇．處處箴銘．見之卽拱手起敬．如承師訓．非衣冠端坐不看書．非農事不去禮衣．出外過墓則式．騎則兩手據鞍而拱．乘則憑箱而立．惡墓不式．過祠則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見所惻所敬皆式．所惻如見譬者．殘疾．喪家．齊衰之類．所敬如見耆耋．及老而勞力．城倉圮．河決．忠臣．孝子．節婦遺跡．聖賢人廬里類．非正勿言．非正勿思．有過卽於聖位前自罰跪伏罪．

按先生常儀功．自老不懈．病篤猶必衣冠．眞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

理欲第二

先生曰．理欲之界．若一毫不清．則明德一義先失．刑于之際．若妻子未化．則親民一義先失．又何以止於至善乎．努力做去．定要在此處求自謙．乃是學者．○天行健．乾乾不息．天之誠也．人能長思敦其敬而無

怠惰之念．則幾於誠．而同乎天矣．○爲人子者．不可因親之怒．即不近前．必愈加言笑．致親之悅．然後已．若曾子之耘瓜．薛包之灑掃．不廢晨夕．豈人所不能哉．○人若外面多一番發露．裏面便少一番著實．見人如不識字人方好．○凡讀書即如古人面命．何書不當以敬對之．若不衣冠端坐看書．即是侮慢古人．須深戒之．○善惡要知更要斷．知一善則斷然爲之．知一惡則斷然去之．庶乎善日積而惡日遠也．○惡人之心無過．常人之心知過．賢人之心改過．聖人之心寡過．寡過故無過．改過故不貳過．僅知過故終有其過．常無過故怙終而不改其過．○世俗非類相從．止知斥辱女子之失身．不知律以守身之道．男子之失身．更宜斥辱也．○學必求益．凡舉步覺無益．就莫行．凡啓口覺無益．就莫言．凡起念覺無益．就莫思．○怠惰之容．不設於身．淫肆之言．不出於口．放僻之念．不生於心．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友人陳印尼苦爲命困．先生曰．知命樂天．四字相連．知之則樂之矣．曰．非不知之．殊覺憂苦．先生曰．是知不眞耳．君子之事天．如孝子之事親．愛之喜而不忘．惡之勞而不怨．豈有孝子眞知親心而猶怨者乎．豈有君子眞知天命而猶不樂者乎．○陽剛陰柔．而天下定．陽下陰上．而天下和．反而求之家也．身也．心也．無不同也．今夫心天理、陽念也．常令剛．人欲、陰念也．常令柔．吾心有不定乎．天理雖爲主．而常合乎人情．陽下也．人欲雖無能絕．而常循乎天理．陰上也．吾心有不和乎．至於父兄惟其剛．子弟惟其柔．而又剛柔相得焉．其家無不定且和者矣．○讀書無他道．只須在行字著力．如讀學而時習．便要勉力時習．讀其爲人孝弟．便要勉力孝弟．如此而已．錢嘗教弟子曰．凡書不可徒讀．必一一在自己身心上體認．如書言善．必審自己有是善否．必求有是善乃已．書言不善．必審自己有是不善否．必求無是不

善乃已・果能如此・不惟學問進益・且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或問禍福皆命中造定信乎。先生曰。不然。地中生苗。或可五斗。或可一石。是猶人生之命也。從而糞壤培之。雨露潤之。五斗者亦可一石。若不惟無所培潤。又從而蟊賊之。摧折牧放之。一石者幸而五斗。甚則一粒莫獲矣。生命亦何定之有。夫所謂命一定者。不惡不善之中人。順氣數而終身者耳。大善大惡。固非命可囿也。在乎人耳。或大悅。○恩祖母老而重聽。先生大不懌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氣。尙可得乎。若不及時勉力。他日悔恨更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之治家。家衆若多。必使之各舉其職。則人愈多。家長愈樂。否則多一人。卽多一累矣。○一日心中不樂。忽慨然曰。心不虛則不樂。所謂心體上不可加一物也。誰然。玩物而樂。離物則不樂。固非能樂者也。無物而樂。有物則不樂。亦非能樂者也。顏子簞瓢陋巷樂。不簞瓢陋巷亦樂。是何如樂。正宜理會。○學莫先於敬身。樂莫大於孝親。願言思之。前惟古人。近惟孫子。（高陽人）・自識有云。無親非富。有母非貧。嗚乎大樂。孰如事親。○學者與聖賢不同。聖人忘其爲聖。賢人不敢恃其爲賢。學者要常見我爲正人君子。不然。恐隨流逐汚而不自覺矣。○學者自欺之患。莫大於以能言者爲已得。（綾亦謂口頭說出・筆下寫出・不如身上做出・乃是不自欺・乃爲有實得・）○人心中具有仁義位育。但得活理養之。則學成具全體大用。否則血肉腐朽而已矣。如雞卵中具有羽肉冠距。但得煖氣養之。則化成而飛鳴走食。否則靑黃死水而已矣。○吾用力農事。不遑食寢。邪妄之念。亦自不起。若用十分心力。時時往天理上做。則人欲何自生哉。信乎力行近乎仁也。○彭好古問實學。曰。學者學爲人子。學爲人弟。學爲人臣也。又問曰。學自六藝爲要。好古曰。算何與於學。曰。噫。小子未之思也。人而不能

數事父兄而無以承命。事君長而無以盡職。天不知其度也。地不知其量也。事物不知其分合也。試觀公西子之禮樂。冉子之藝能。當知夫子之所以教。與三千人之所以學矣。但七十子或備或精耳。○幼者拜長者。向上可也。勿與長者推遜。嫌序齒也。○學貴遠其志而短其節。志遠則不息。節短則易竟而樂。○人子事親。但致親怒。便是過。並不問有過與否。若懷嗔意者。是不自見其過。非孝也。○開聰明長才見。固資讀書。若化質養性。必在行上得之。不然。雖讀書萬卷。所知似幾於賢聖。其性情氣量。仍毫無異於鄉人也。

齊家第三

先生曰。齊家要觀一家所受病在何事何人。便當全副精神。注此一人一事。竭力做去。正心修身亦然。○子貢贊夫子爲天縱。想來人皆有天縱。天既予人以心。則以此心調燮以此心挽回。或以此心聖。以此心狂。天皆有不得而主之者。但善則天福之。不善則天禍之。猶人君命人以位。則以此位致澤。以此位顯揚。或以此位忠。以此位奸。君皆有不得而主之者。但功則君賞之。罪則君罰之而已。人各有心。可不媿夫子而逃天禍乎。○或言兄寬弟忍。眞是好事。先生曰。雖然。此爲俗人言之耳。但說忍。便先有不平意。古聖只言兄友弟恭。夫兄友者。不問弟之恭不恭。惟知愛弟也。弟恭者。不問兄之友不友。惟知敬兄也。孟子言舜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舜可謂千古之聖。孟子可謂千古之善言聖者矣。○王法乾曰。骨肉有間乎。可離乎。顧名思義。骨雖惡。肉不得而厭之。肉雖惡。骨不得而怨之。處骨肉之間者。可以悟矣。○思誠固是學者切功。然必思此一善。即作此一善。乃有益。若只思仁思義。久之。一若思所及便是我已得者。則思

亦屬自欺之端矣。○凡達人帖與承人帖。素不拜者皆揖之。語弟子曰。世俗相見。揖亦謂之拜。若不揖。則帖上拜字便僞矣。君子無僞。○人若不眞心存仁。將言行盡無著落處矣。任有多少威儀周旋。都成令色。畢竟是鮮仁。○思愼言一絕云。見人須著意。靜中得力多。從今勤檢點。刻刻莫輕過。○體乎仁則富。行乎禮則貴。若色貨等念生。則損吾富。眞吾心之盜賊。不肖子弟也。怠惰輕躁等意生。則降吾貴。眞吾心之贓賕。權奸讒邪也。○君子愛人深。惡人淺。愛人長。惡人短。小人反是。○人自信易。令人信之難。令聖賢人信之尤難。故百庸人服之。不如一君子信之也。○孝子見老則思親。是以無老不敬也。○夫子嘆才難。有傷心處。予意天之生才不易。生一起才。成箇平成。又生一起才。成箇征誅。生七十子。竟無可做。此夫子所以嘆才難。深有所惜。深有所傷也。○吾人事親不敬。兄弟不友。夫婦不相待如賓。不相成如友朋。不相輔仁。便是狎侮五常。惡同殷紂矣。○夫凡讀聖人書。便要爲轉世之人。不要爲世轉之人。如齠齡入學受書。即不得隨世浮沈矣。○衣冠不是要糚象好看。乃所以敬身。冠以敬吾首。衣以敬吾體也。（錢謂人衣冠則文采典雅。不衣冠則鄙俗野陋。孔子譏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同人道於牛馬。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衣冠也。人不衣冠。其亦不思也。亦不敬其身也。）○遭水患糧絕。喜曰。吾茲爲水困。乃嘗此味矣。○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二句串講。爲是字字著重。倒提豎放。則瞭然矣。君子所求者仁也。非友無以輔之。輔仁者友也。非文無以會之。故君子之會友也必以文。或與之講習六藝。以通日用之實務。或與之誦說詩書。以考聖賢之成法。或與之討論古今。以識事理之當然。則文章之道相感。良朋畢集。詩書之味相親。高賢盈目。於是以友之高明。開我之蒙蔽。以友

之寬厚。化我之私狹。對端方之儒。怠惰不覺其潛消。得直諒之助。過端不覺其日寡。人欲之自爲去者。得友而去之益力。天理之自爲存者。得友而存之益純。其輔吾仁也深矣。不然。會之不以文。則所聚者。必皆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焉能得友。既無友以輔之。則觀摩無人。幽獨易於自恕。進修無助。志氣每至中衰。何以爲仁。君子所以亟亟於會之者。而以輔之也。○謂門人曰。汝等於書不見意趣如何。好不好如何得。某平生無過人處。只好看書。憂愁非書不釋。忿怒非書不解。精神非書不振。夜讀不能罷。每先息燭。始釋卷就寢。汝等求之。但得意趣。必有手舞足蹈而不能已者。非人之所能爲也。○指知我其天問諸生。如何是天。降鑒夫子。天契夫子。天無心意耳目。曰。天是理。先生曰。天兼理氣數。須知我與天是一箇理。是一箇氣數。又要知這理與氣數是活潑。而呼吸往來。靈應感通者也。若不看到此。則帝謂文王。乃眷西顧。予懷明德等。皆無著落。皆爲妄誕矣。曰。如何是理氣數。曰。爲寒熱風雨。生成萬物者。氣也。其往來代謝。流行不已者。數也。而所以然者。理也。○聖人亦人也。其口鼻耳目與人同。惟能立志用功。則與人異耳。故聖人是肯做工夫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聖人。試觀孔子是何等用功。今人孰肯如此做。○讀經觀史非學。惟治心乃是學。置田房積金粟非治家。惟教子乃是治家。○郭生問作養將才如何。先生曰。武凶事不比文。當以歷練爲作養乃可用。以武生爲鄉落保長。其能守禦捉賊者。卽擢爲郡邑關口守將。其守將之能守禦捉賊者。卽擢爲總帥參副之職。庶歷練之幹略。不比紙上之韜鈐矣。不然。卽尊寵一同科甲。恐亦如無用之文人而已。○二三子何患無君。皆主狄人來亦汝君說。則是太王視邠民全無情義。徒委之於狄

人不似仁人氣象且與下句我將去不順吾想狄人迫至之際邠人必有不量強弱賈其忠勇欲與狄人交鋒者故太王曰吾聞之也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邠人必有環哭對歎憂太王之陷害者故太王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不謂之臣民而謂之二三子親邠人於己也不謂之我而謂之其君親己於邠人也君民一體光景至今可想○防口貴逐事思量如某人某事是不當說如見某人斷不當說某話預先用功必有得力○郭敬公曰今人輒言斷不能到聖人處故不爲是必待到聖人處而後爲乎吾以爲進一步亦是一步彼原是不爲故託此言耳○人讀書只爲難記耽閣許多不知縱記亦無用大要古書只管去讀看不問能記與否但要今日這理磨我心明日那理磨我心久之吾心本體之明自現光照萬里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然須以清心寡欲爲本○人送儀於先生曰媿薄甚先生曰情之厚薄若在財物則貧者盡薄情人矣○敬身之功衾裯之內爲最切儻此處不慢其四肢亦尊德性之一端○或憂年凶產業難保先生曰人生產業、身體、性命皆祖父之遺三者俱昌大之上也俱保全之次也不幸不可得兼甯破產業勿虧身體若戀惜房田而憂勞以致疾病是重祖父產業而輕祖父身體不孝也甚不幸又不可得兼甯傷身體勿壞性命若迫於凍餒而喪志以爲不義是保祖父身體而賊祖父性命更不孝也故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蓋極天下痛苦之境至喪溝壑止矣極天下凶殘之禍至喪其元止矣人誠了此則無之累吾心矣如曾子三日不火歌聲如出金石甯知第四日得食乎即令餓死亦如此矣○寡慾以清心寡染以清身寡言以清口○語法乾曰天生我此身置在羣生中果較

之亦庸衆可也．若猶出衆也．而不爲持世之人．是天生我以君子之身．而自曠之矣．是爲負天．

言卜第四

先生曰．言卜聖門高弟．當其問孝．夫子一告以敬．一告以和．蓋中雖愛親．稍出以傲戾之氣．卽不孝矣．○或問鬼中神．神中鬼．如何．先生曰．如春是氣之伸．其寒是神中鬼也．秋是氣之屈．其暖是鬼中神也．問屈伸往來．曰．如吾開口便是伸．閉便是屈．氣出是往．入是來．問性情功效．曰．如風起止是鬼神．其所以爲風處是性．發而動是情．吹木是功．吹木使之青．發枝、發葉是效．問造化之迹．曰．凡此皆顯然可見．故曰迹．○六氣之疾．常入肌膚．其症輕．惟私欲之疾．直犯心君．其病重．六氣侵邊據城之寇也．私欲弒奪簒逆之賊也．可無懼歟．○養身之道．在養吾身眞火．養眞火之道．在愼言寡欲．寡欲則省精．省精則眞陰足而相火旺．愼言則省氣．省氣則眞陽足而君火明．○吾人遷善改過．無論大小．皆須以全副力量赴之．方是主忠信徙義之學．○伯夷棄孤竹周遊殷紂之世．惡穢成俗．曾無能尊其德．樂其道者．於是隱之北海之濱．迨聞文王作．就養於岐．想必在周公師友若干人中．非特口腹之養而已也．觀乎禮俗以養目．聽乎絃歌以養耳．徜徉乎關雎麟趾之場以養天德．安處曾不多時．而文王崩．武王太公遂經營伐紂之事．蓋大傷其心．故又退隱首陽．其叩馬一諫．亦辭世極思也．○教內子盡相夫之道．可以稱賢．對曰不能．先生曰．昔周宣王姜后．蓋亦庸人也．恐晏安致臣議．而脫珥待罪．不惟宣王終其德．而姜后亦至今稱賢．夫人亦在乎爲之而已矣．何不能之有．○謂彭好古曰．吾自得張澍而坐莊．得李仁美而冠正．得石孚遠而作字．不苟

簡。每當過將發。未嘗不思三子也。今後許汝五日。投規過錄一紙。○人議以便食款友。先生曰。貧儒無宿味。倉卒客至。止能如便。富友殺牛。貧友割雞。各盡其勤而已。如必相責。則貧富不能相友矣。吾昔百里訪張石卿。米飯三盂而已。第三次偶有十錢。乃市五餅而禮意勤勤。將不爲厚友乎。○某欲其子從學。託人言於先生。先生曰。吾之所學者禮。其子從吾遊。則其家必設祠堂。家長率家衆朔望爲禮。子必拜父。孫必拜祖。度能之則來。人曰。但學中盡職可耳。何須虛禮爲。先生曰。不然。世有抗命廢職之子婦。皆因廢禮故也。儻朔望叩拜。昏定晨省。出告反面。行之三月。自無與父母反脣之理。○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賢宗旨。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於老之無。釋之空。吾儒之主靜。○壬子法也。乾論衛出公事。先生曰。瞶弒母獲罪。周天子可廢。輒不可廢。猶之南子淫亂。衛靈可誅。瞶不可誅。據爲輒者。當其父以晉師來臨。止有率羣臣出迎。自縛請罪而已。壬子曰。瞶之殺南子。亦大義也。聞春秋不去其世子。先生曰。此中有毫釐之辨。若光武之廢呂雉。余所許也。母子之際。不忍言也。曰。淫人男女皆可誅。先生曰。固矣。若吾子爲齊太史。將不書崔杼弒其君乎。曰然。先生曰否。君已桀紂乎。臣則湯武矣。若猶爲一國之主也。烏得以一婦人故殺之乎。且吾子而爲夷吾也。將相桓乎。抑誅桓乎。爲孔子而作春秋也。將錄桓乎。抑誅桓之禽獸行乎。故君子不窮人之隱。若以此律君。天下無君矣。以此律人。天下幾人乎。吾子之論衛正子路之見。非夫子見小君之心也。曰。脫有無倫之君用我。將臣之乎。先生曰。君子隨時處中。如定公逐兄自立。夫子初年不仕。後卻又仕矣。陽虎饋蒸

豚亦便往見若以禮來烏得不往又問爲崔杼者宜何如曰殺其妻棄官而逃終身不仕其國可也○治病在清心清心在知命○人生居內上無父母下無子女旁無侍婢而夫妻相敬相畏無比暱態則幾於賢聖矣○或言習禮自好但有近優人演戲之疑先生曰今日正坐不及優人耳彼平時演定手足扮出絲毫不差學者終日袖手誦讀臨事一切懵懵顧以演儀爲恥乎且以孔子之聖而與弟子習禮樹下朝廷之禮前期旬餘習儀士猶羞之乎以習行爲羞乾坤所以日非也○學問有諸己與否須臨事方信人每好以所志認作所能此大誤事正是後世泡影學問也○人能去其荒心、荒身、荒口、耳、目之事則常覺則能斷斷則不怠覺則不荒斯可以尋孔子之道矣○天之生人有一身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萬人之人人之治事有一世之事有數世之事有百世千古之事以一身爲事者命之曰匹夫上此則十人百人爲其事以至於以天下千古爲其事者不畢其事不安也故曰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予非其人也然見城垣倉庫頹則乘必式聞民不聊生則爲之愴惶○後世專尚空談故學孔子之言者皆入孔子廟廷儒者不學作事故作孔子之事者皆不得入孔子廟廷韓文公以原道一篇入廟而挽周爲唐焚毀淫祠千七百所之文惠不得入焉唐之一代傅奕佐高祖闢異端汰僧道李鄴侯出處合乎時中陸宣公濟難扶危此數人者何歉於三謁時相乞憐富道亟稱孔墨取友太顛之文公也要之是後世認晚年之刪述作故稱說其所刪述羽翼其所刪述者遂爲孔子之徒非然者不得與焉獨不思孔子儻於五十前奠楹將不爲孔子乎○七十子終身追隨孔子日學習而終見不足只爲一事不學則一事不能

一理不習。則一理不熟。後人爲漢儒所誣。從章句上用功。爲釋氏所惑。從念頭上課性。此所以紙上之學問。易見博洽。心頭之覺悟。易見了徹。得一貫之道者。接跡而道亡。學喪通二千年成一欺局矣。哀哉。○人持身以禮。則能得人之性。如吾莊肅。則人皆去狎戲而相敬。是與天下相遇以性也。此可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之義。○學求實得。要性情自慊。則心逸而日休。學求名美。便打點他人。則心勞而日拙。此關不透。雖自負讀書窮理。用功數十年。其實謂之一步未進。○王法乾曰。積德如積財。大賈不遺細利。故能成其富。君子不棄小善。故能成其德。○語彭如九曰。詩所以感物適情言志也。即取其足以咏物適情言志而已。何必拘沈韻。且東冬一音。而在二韻之兒無池等。殊不相叶。而在一韻。諸如此類。有何意義。況沈約逢君之惡。妄稱天意。送故主之江山。啓新君之篡逆。雖加萬刃之誅。不足以蔽其辜。而可遵其言爲後世法乎。或謂既爲詩。即宜遵韻。不知三百篇是遵何人韻書。不過取其音之相叶。以便於歌可耳。○志氣如刀。集義如磨刀。常磨則鋒芒常銳。不磨則鈍矣。一不義之事傷之。則刀摧折矣。○荆州齊泰階言晝寢之難免。曰。此是怠慢之過。須是自己斷制。此處不斷。更無商量處。然其要又在養精神。若耗憊精神。至倦困之極。雖欲斷制不能矣。然困倦不能撐支者。儻有大賓至。即出迎矣。要之心常敬如見賓。心常樂如會友。何倦怠之有。其欲睡時。必是見得當下無事便懷居。孟子云。必有事焉。荀子云。其爲人也多暇日。則過人不遠。學者安可有無事時哉。○或產大而憂貧。先生曰。貧之患也。產乏而求聚。聚而求廣。廣而求益。稱此以往。雖有四海不足也。余嘗言人有不足之心。世無不足之人。天生人本付以各足之分。故百頃之家足。一

頃之家亦足。數畝之家足。赤手之家亦足。甚至乞丐之家亦足。非天降災。吾未見餓莩之續路也。若役心以貪。又焉往而不貧哉。

學人第五

先生曰。學人不實用養性之功。皆因不理會夫子兩習字之義。學而時習之。習是教人習善也。習相遠也之習。是戒人習惡也。先王知人不習於性所本有之善。必習於性所本無之惡。故因人性之所必至。天道之所必然。而制爲禮樂射御書數。使人習其性之所本有。而性之所本無者。不得而引之蔽之。不引蔽則自不習染。而人得免於惡矣。○滄洲戴道默尚書致仕。與貧士及鄉耆結社。五日一會。偶以酒數讓。其僕朱弼廷責其作尚書態。怒起行。戴急引過自責。朱不爲止。戴次日乘驢不帶僕從謁門謝。朱復不出。戴直入。呼其妻爲嫂。且曰。昨有口過。今特賠罪。幸以復兄。乃出而平。二人高致。可謂相得益彰。是時戴已七十餘矣。○知己間盡規過之義。遇過卽指。最忌隱忍。隱忍之久。便成積輕。積輕之心生。而交不固矣。○遊馬生學教之習端坐功。正冠整衣。挺身平肱。手交當心。目視鼻準。頭必直。神必悚。如此則扶起本心之天理。天理作主。則諸妄自退聽矣。○養身莫善於習動。夙興夜寐。振起精神。尋事去作。行之有常。並不困疲。日益精壯。但說靜息將養。便日就惰弱。故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偸。○子曰。學如不及。是何等敏皇。何等急切。吾人嘗把時日潦草過去。何以爲學。○不善之念一起於心。精神爲之萎敗。耳目爲之昏瞶。況作其事乎。況與其事相習而染乎。烏得不梏亡天性。日卽於禽獸乎。人心誠危已。○天地之寶。莫重於日月。莫

大於水土。使日月不照臨九州。而惟於雲霄外虛耗其光。使水土不發生萬物。而惟以曠開其春秋。則何以成乾坤。人身之寶。莫重於聰慧。莫大於氣質。而乃不以其聰慧明物察倫。惟於玩文索解中虛耗之。不以其氣質學行習藝。惟於讀講作寫曠開之。天下之學人。蹤三十而不昏惑衰憊者鮮矣。則何以成人紀。○忠臣視其君重於己。孝子視其親重於己。賢妻視其夫重於己。○郭氏子爲後趙氏。先生曰。不可絕本宗。伊言欲去。趙族不肯。曰。汝必利其產。伊言未也。曰。汝必不養今父母。伊言受產者宜養。先生曰。否。卻產以見歸宗之決。養葬今父母。以報撫育之恩。斯義無憾矣。○思名爲道學。而實饜時文以射名利。吾不敢爲也。身承道統。而徒事講說。以廣徒類。吾不欲爲也。躬行之而風俗式範。德至焉而天下雲從。吾仰之愛之。而不能爲也。獨行先王之道。勉遵聖人之法。嚴拒異端而不汚。孤立無徒而不恥。如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吾志之學之。而未逮也。庶其勉焉。○私欲不乘。如天清地甯。風日也。樂草木也。樂星月人物。亦無不樂。世人顧以酒色爲樂。夫酒色中昏沈病死。並其四肢耳目。不覺爲何物。況天地萬物乎。○余昔承命異居。不知其情。三月不能飽。每食必下淚。骨肉分離。大爲不祥。譬如人病血氣不和生瘡瘍。或筋肉潰敗。固是難堪。然終是皮裏連屬全人。勝似肢解分裂。故諺云。好兒不喫分時飯。○彭平子言岳武穆奉金牌詔。是大忠。若不赴召竟滅金。是達忠。先生曰。不然。當時秦檜是以生事二字嚇高宗。若不奉召。便以反叛激高宗。但遺片紙一卒拏問。臣節大虧矣。○論修史曰。相係一時之治亂。史關千古之是非。史之集思廣益。與爲相同。務聘集宿儒名士。盡一時之選。搜採野史遺書。窮一代之事實。文獻果無遺憾。方可

刪錄成書。近世憑一二人之筆。風聞之言。苟且潦草。失史職也。久矣。○字某生設略云。禮男子二十而冠。賓字之。無貴賤尊卑。古無不字之男也。近惟敦詩書。游庠序。乃字否則終身斥名。使知親罔所推呼。雖既長且老。子姓卑幼。亦莫之殊別。伯叔兄弟複如余竊非之。今字某生。非日示獎。聊以復古云。○夫子告樊遲問仁。居處恭三語。最爲親切詳備。蓋執事與人之外。皆居處也。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具是矣。居處與人之外。皆執事也。則凡禮樂射御書數之類具是矣。居處執事之外。皆與人也。則凡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先施具是矣。○有兄弟反目訴於先生者。先生勸以友恭。其弟欲辨。先生曰。家人事但以不辨爲是。其弟遽引罪。又勸之同孝父。勿爭產。旁一人曰。子盡以產讓叔。可得其歡心乎。先生曰。子之事父。惟盡心以歡之。其愛我與否不計也。弟之事兄。惟盡心以悅之。其諒我與否不計也。（錢生在鑫按先生時。不知己爲顏姓。只因祖叔不悅。以產讓之。欲得其歡心也。及知己非朱氏。決擬歸宗。又絲毫無所利。然其事恩祖。老而奉養之盡敬。歿而殯葬之盡禮。是難能也。）○謂法乾曰。正心不是懸空說正。須嘗使心安頓在仁義禮智上。不使引蔽偏向財色私欲上去方是。修身不是懸空說修。須如夫子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方是。○先生言孔子借季氏維魯。至於敢墮三都。荀彧借曹操維漢。反爲所用。法乾曰。荀氏時勢難於孔子。先生曰。然。觀魯一變至於道。可見魯國大綱猶在。法乾曰。孔子若遇曹操。恐亦不能免。曰。聖人本領不可測。非比後世權謀術數。乃是從綱常上做去。將我性情布濩出移天下之性情。今鄉黨篇所載事君之禮。便是實功夫。初間魯人習於驕僭。皆以爲諂。久之將必人人知哀定爲吾君而私門自弱。公室日強。迨魯國既治。君臣合德。夫子便導魯君如此去事周王。久之將必

天下宗周。禮樂中興。東周之業成矣。女樂之間。天厭周德。非齊人也。○孔子之生。蓋合三聖人而生一大聖也。以顏翁妻啓聖公一事觀之。年至七旬。使人愛敬。願以少女妻之。非聖人而能如是乎。略去子女之俗情。斷孔氏必興。舉年少之女妻垂老之人。好賢之至。更難於堯。非聖人而能之乎。二姊在室。聖母必甚幼。而適耄耋之老。又能精誠感天。惟立嗣是求。非聖人而能之乎。○論周公之制度。盡美盡善。蓋使人人能兵。天下必有易動之勢。人人禮樂。則中國必有易弱之憂。惟凡禮必射。奏樂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之美。而具武治之實。無事時雍容揖讓。化民悍劫之氣。一旦有事。坐作擊刺。素習戰勝之能。○王法乾曰。古者。卿相百官。儒之出者也。儒者。卿相百官之處者也。今乃是一種讀詩書。說道理。袖手無用之人。謂之儒可嘆矣。先生曰。然。此所以與釋老伍而稱三教也。○謂馬載圖曰。生子雖美才。猶在爲父者自強以爲教子地。今子之責重矣。上有父而我爲之子。事父未能。非所以教子也。下有子而我爲之父。教子未能。非所以爲父也。眞學問全在君子之道四一節。○人之爲學。必認定子臣弟友。必認定子臣弟友。是所以爲道。六藝是所以盡子臣弟友之道方好。譬如子之事父。只對父說孝。臣之事君。只對君說忠。不成。必須有事君父之禮。樂君父之樂。射以敵君父之愾。御以代君父之勞。書數以辨君父之事。方是臣子。○入其齋而干戚羽籥在側。弓矢玦拾在懸。琴瑟笙磬在御。鼓考習肄。不問而知其孔子之徒也。入其齋而詩書盈几。著解講讀盈口。閤目靜坐者盈座。不問而知其漢儒佛老交雜之學也。○忠臣之心。其視大奸之在君側。如蛇蝎虎狼之將毒噬其君。往擒之不勝而死。不恤也。傳不云乎。君雖不君。臣不敢以不臣。

故忠臣之心。不見其君之不君也。以爲吾君聖明而已矣。○凡冠不正。衣不舒。室不潔。物器不精肅。皆不恭也。有一於此。不得言習恭。由此推之。杏壇之上。劍佩琴書。一物狼藉。孔子不得謂之恭矣。此吾儒之篤恭。所以異於釋氏之寂靜。而靜坐之學所以入於禪而不自覺也。○趙太若居家富有。事煩勞攘。問曰。古云濁富不如淸貧。何如。先生曰。不然。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聖賢之欲富貴。與凡民同。古人之言。病在一濁耳。人但恐不能善用富也。大舜富有天下。周公富有一國。富何累人。今使路旁忽遇無衣貧老。吾但存不忍人之心耳。兄則能有不忍人之政矣。富何負人。要貴善施。不爲守錢虜可乎。○人子見父母與人忤也。必曲解之。非爲人也。安吾親而已矣。○張氏不讀書。兄弟五人孝友。各司其事。爭爲勞役。設父母主於正房。忌日則夫妻遷寢。食必獻。一如親在。有泔漿三甕。三年不傾。曰。吾親所積也。家衆無長幼孩童。自外還必行反面禮。遍拜其家。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法乾第六

法乾論讀書萬卷。若無實得實用。終是無益。先生曰。然。德行經濟涵養俱到。讀書一二卷亦足。雖不讀書亦足。試觀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致知事也。何字是讀書。讀書特致知之一端耳。○人有惡攻其短者。先生曰。是止者也。人立志前進。必期自全。故樂人指其闕。恐有闕也。人無志不前。自謂已全。不樂人破其全。惡聞其闕也。○詰士倧曰。胡氏正名之說。不曾認得書之主腦。告天王方伯之事。必是孔子作衞貴戚大臣。或婚姻與國方得。今仲子所問。是衞君待子爲政。豈有衞君用夫子。而反廢之者。且衞君未用之前。夫

子力不能廢．既用之後．夫子爲臣．輒爲君．豈有臣告君之理．則衞名何以正也．倅不能對．問瞶以弒母之人．決不當立．輒已立十二年．不易去．且拒父之人．斷不宜君．然則非告天王立郢．衞名終不可正也．曰．必也正名．是聖人本領．後人夢不到．子路正謂出公用子．則出公爲子之君．夫子雖聖．不應廢君．聞正名一語．故怪嘆之．奚其正．猶言這名如何正．的非何必正名之解．倅曰．然則夫子必格其非心．而以天理感動出公．使之悔悟謝罪．迎入其父．退就世子之位．名斯正矣．曰然．倅曰．弒母之賊．何可君也．曰．道理原是隨時處中．就天王而言．則瞶可廢．輒則惟知吾父而已．猶南子當誅．瞶則不得而誅也．〇夫子教伯魚爲周南召南．爲字不可以讀講混過．若如宋人讀講之學．則人不爲二南．何至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行．如正牆面而立．人即爲二南．豈便四通八達乎．爲者歌其詩．奏其樂．則效其義意．率修其事實也．如爲關雎於房中．其詞韻之溫雅．律呂之和平．既足以感一室之和．而學雎鳩之摯而有別．有聖夫必有聖婦．有賢夫必有賢婦．方是君子好逑．一憂一樂．皆在德不在色．寤寐反側．方有著落．琴瑟鐘鼓．方有韻致．方能刑于寡妻．方是樂爾妻孥．否則不能行於妻子．烏能宜爾室家耶．爲葛覃於宅中．其辭氣之謹飭．律度之周詳．既足以召一家之瑞．而學其勤儉．則富貴者．將謂古人固如是也．何敢逸以侈也．貧賤者．必謂國妃且如是也．何敢怠且奢也．而家事理．家積盛矣．學其孝敬．則男有尊而行不敢自專．女有刑而嚴於舅姑．而家法立．家道齊矣．否則休其蠶織．其爲父子兄弟無法．淫於而家．禍起蕭牆矣．烏能宜其家人乎．稱此以推二南爲之．眞是四通八達．不爲正是正牆面而立．聖門所謂學詩．與爲字同．〇淫僻之念不作於心．惰逸

之態不設於身。暴慢之狀不見於行。鄙悖之氣不出於口。四者吾志之。而未能一焉。○修辭之功。全在未言之前。但得先一思方出口。便得力矣。○選舉卽不能無弊。而所取爲有用之才。科甲卽使之無弊。而所得多無用之士。如漢舉孝廉而得曹操。人皆以爲選舉之害。不知大奸如曹。而猶環顧漢鼎而未敢遷。正因來自選舉。猶有顧惜名節意。後世文人。全無顧惜矣。論孟之終。皆歷敍帝王道統。正明孔孟所傳。是堯舜三代之道。恐後世之學失其眞宗。妄亂道統也。後世乃有全廢三事三物之道。專以心頭之靜敬。紙上之浮文。冒認道統。尸祝孔孟之側者。可異也哉。○遇人能不言。言時能徐發。則口過遠矣。○蕭治台言其叔時怨子弟。子弟默然受言終。子弟辨無過。輒自認誤。先生曰。君子也。人己兼照。平恕以施者。聖人也。施不無偏。忤物還自返者。君子也。○士倥問氣數流轉亂天。雖欲治不能也。氣數流轉治天。雖欲亂不能也。曰。子以氣數與天歧而二之。不知天矣。理氣皆天也。但三代前理氣厚。氣數流轉之中。嘗生維挽之人。而參贊維挽不復見矣。氣數者。無作用裁成輔相之。三代後理氣薄。氣數流轉之中。但生隨氣升降之人。而參贊維挽不復見矣。氣數者。無作用之天也。聖賢者。有作用之氣數也。氣數無作用。故賴乎聖賢。聖賢亦氣數。故不離乎氣數。曰。善人而貧賤夭。不善而富貴壽何也。曰。此氣數之不齊也。如孔子之貧賤。顏子之夭折。椒山之見殺。皆氣數不齊處。故曰。氣數者。無作用之天也。曰。天若無知。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也。曰。吾心作善念。吾身作善事。則一身之氣理皆善。善與善召。而氣數之善氣皆來集。此降百祥之說也。吾心作不善念。吾身作不善事。則一身之氣理皆不善。惡與惡召。而氣數之惡氣皆來集。此降百殃之說也。水流溼。火就燥。惟達易者知之。此位育

所以本於愼獨也。故曰。聖賢者。有作用之氣數也。○墳祭設宴會。先生爲酒史。奉祖訓於上。族長率男排班。先生西向立。贊排班。班齊再拜。乃高聲讀講宴戒宴法畢。公揖。先生乃降。亦拜祖訓歸班。族長同行一揖告坐。就北筵坐。次行率衆一揖告坐。次行同行一揖。就東筵。三行率衆一揖。又同行一揖就西筵。四行五行儀同。辨主壽。族長佐辨者壽。各筵長皆酬。後乃旅酬。譁席者。酒史唱某親醉退去。晏畢。公揖而退。是爲餕晏儀注。○謂陳端伯曰。作詩者皆倣李杜。作史者皆倣班馬。作文者皆倣韓歐。作人者偏不倣孔孟。是可異也。僕亦爲詩。不李杜無憾也。卽以爲顏某詩也可。僕亦爲史。不班馬無憾也。卽以爲顏某史也可。僕亦爲文。不韓歐無憾也。卽以爲顏某文也可。惟至於爲人。不敢不倣孔孟也。以爲舍孔孟無以爲人。○古之人惟三達德。五達道。此外更無道德。一身智仁勇。足以整理一家。是謂修齊。一家智仁勇。足以型式一國。是謂齊治。一國智仁勇。足以鎭撫四海。是謂明明德於天下。兎罝六月。想見一斑。五達道卽三達德之設施處。今合數代而未見達德兼備之人。千里而未見達道備擧之一家。可謂學衰道喪。而方且漢人以傳經爲道。晉人以淸談爲道。宋人以註解頓悟爲道。釋氏以空寂洞照萬象爲道。老氏以奸退仙脫爲道。而歷代通弊。以混同不辨。彷彿鄕原爲德。眞韓氏所謂道其所道。德其所德。而古人之道德亡矣。○謂諸生曰。制欲爲吾儒第一功夫。明倫爲吾儒第一關節。而欲之當制者。莫甚於色。倫之當明者。莫切於夫婦。近世師弟。以此理爲羞慙而不言。殊失聖賢教人之旨。且世俗但知婦女之汚爲失身。爲辱父母。而不知男子或汚其失身辱親一也。爾等漸去童年。得無有情欲漸開。外物易引者乎。此處最宜著緊。立爲人

根基。其道自不邪視。不妄思始。但保此身便爲人。便可賢可聖。一失此身便爲鬼。便可禽可獸。小子戒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爲五臣。舉人之萬有不同。皆統括矣。昔蠢有徐姓。癡而啞。甚慈其子。吾以爲堯舜之一端也。儻能充此。何不可爲。蓋癡人亦稟元亨利貞之理。而成仁義禮知之性。猶吾言堯舜事業。不惟五臣各事其一。但作知縣不媿爲唐虞一邑。作吏胥不媿爲唐虞一職。亦便是堯舜事業也。只孟子善言學。徐行後長。便是堯舜。如在父兄前。和順不反口。便是堯舜。今教癡人徐行漫語。彼豈不能。不能者。須是禽獸木石水草。○冠所以重元首。故周冕華而不爲靡。吾儕豈必作帝王。乃行夫子爲邦之訓乎。如每正月振起自新。調氣和平。是卽行建寅之時矣。凡所御器物。皆取樸素渾堅。而等威有辨。是卽乘殷之輅矣。凡冠必端正整齊。潔秀文雅。是卽服周之冕矣。凡歌吟必正。樂而不淫。是卽舞舜之韶矣。○作事有功快。有功而不居更快。爲德見報佳。爲德而不見報更佳。

剛峯第七

剛峯集言。爲學在誠正。不先格致。先生云。此只由不解格物二字也。不知聖人之言。證以聖人之行。不見聖人之行。證以聖人之言。此格字乃手格猛獸之格。格物謂犯手實做其事。卽孔門六藝之學是也。且如講究禮樂。雖十分透徹。若不身爲周旋。手爲吹擊。終是不知。故曰致知在格物。○人之爲學。心中思想口內談論。儘有百千義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爲實也。人之共學。印證詩書。規勸功過。儘有無窮道德。不如大家共學一道之爲眞也。○不暴己之長。不形人之短。不揚生人之過。不發死人之私。君子人歟。○理念

勝則心清明。心清明。天地草木無不在目。則天地物我。總是一般。欲念勝則心昏惑。心昏惑。眼前一物不見。不惟天地鳥獸與我隔絕。雖一身耳目手足。皆非我有。○禮樂射御書數似苦人事。而卻物格知至。心存身修而日壯。讀講文字似安逸事。而卻耗氣竭精。喪志痿體而日病。非眞知學者其孰能辨之。○王契九問取士鄉舉里選。行之滋弊。先生曰。猶勝時文。如一邑方舉一人。一方有不肖之耆約。黨酒食賄賂之家。而登其子弟將三方皆不肖乎。卽皆不肖矣。他邑獨不得一良耆良約乎。三四舉而得一賢。或三四邑而得一賢。所得不既多乎。當不至如時文百千舉而不見一賢也。況選舉復則士飭其行。試觀周代盛時士習之美。不可及矣。雖極其流弊。以至戰國。亦第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而已。今世求一修天爵而要人爵者。豈可得哉。○謂邊之籓曰。人心動物也。習於事則有所寄而不妄動。故吾儒時習力行。皆所以治心。釋氏則寂室靜坐。絕事離羣。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勢亦有所不能。故置數珠以寄念。今子病目。既廢讀講學習功。當親師訪友。求所以寄心適志。乃惟閉戶寂處。烏得不身日閒而心日妄乎。當急改圖。○夏希舜父叔搆爭。先生謂曰。爲子姪處父叔間。須勸父讓產以友弟。勸叔勿爭以恭兄。乃其職也。若從父拒叔。不惟非所以爲姪。亦非所以爲子矣。汝不見余處某弟乎。以彼無狀。予豈不能罪之。顧宗族之間宜無校。況胞兄弟乎。且人各有命。爭多未必卽富。讓少未必卽貧。若兄弟之情一傷。不可復悔。可不念乎。○彭永年言。行井田法。易擾民生亂。不如安常省事。先生曰。古先王之井田濬溝。豈天造地設。不勞民力乎。又如大禹掘江淮河漢。豈果神怪效靈。一呼而就乎。蓋古人務其費力而永安。後人幸其苟安而省力而

卒之民生不遂。外患疊乘。未有能苟安者也。故君子貴懷永圖。○學者須自斂飭。如不識字人方好。又須有氣量包人。盡人而不盡於人。○觀南宋紀至理宗崇故理學。曰。此其所以爲理宗也。此其所以爲宋之理宗也。蓋使崇生理學。則必有裨益。然生理學好裁抑君非。駁折同類。以自見。理宗烏能用之。其臣烏能容之。惟崇獎死亡。收美名而不受繩尺。此其所以爲理宗也。使崇故帝王。故帝臣王佐。則必有取法。且古儒道若六府三事、六德六行、六藝不可文襲。理宗烏能竊之。其政烏能似之。惟崇獎其本朝之故理學。講究其制作。刊引其著述。而易省其伎倆。此其所以爲宋之理宗也。○靳氏子自言十一歲棄書勤家。及其家衆和好狀。先生曰。是卽道也。自世儒遠人以爲道。而道不明。今汝安父兄而勞家務。是謂盡子弟之職。在家爲幹子。在國爲勞臣。是爲道中人矣。○與劉煥章言禮曰。吾儕當禮法塗地之時。而毅然從事。固將求合於理也。非以苟異於俗也。亦非以禮自我出也。務使神人各安。一人可行。人人可法。遠不謬聖。近不悖王。斯可耳。若不究時王之制。古聖之禮。一有增減。豈求合於禮者哉。今俗惑於異端。狃於貪昧者。莫過於天地三界之牌。莫甚於家宅六位之主。吾儕窮居。非有生民政事。宗廟會同。國邑邊疆之務。止此學教修齊數事。其修齊學教。止有冠昏喪祭數端。所宜酌議。○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舉人進士。只鄉里選舉秀才。秀才長於文德者。充鄉約耆德之職。長於武略者。充保長之職。其顯有功德者。擢大鄉長。大鄉長之顯有功德者。陞邑令郡守。或備參輔。以至三公。皆通爲一體。或次遞或超擢。而又立里史邑史郡史。以謹戒之。死則有德者配社祠。有功者配道神祀。每五世有繼進者則祧之。大功德則進里祀者配享於

邑邑祀者配享於郡。郡祀者配享於國。以激勸之。雖流弊猶足定百年之太平也。○今人廢學。只是將道理讓與古人做。不知古人亦人耳。凡古人可行者。我亦可行。如一旦奮然自新。立志躬行。何道不可能也。○或言讀書不能記。先生曰。何必記。讀書以明理。是借書以明吾心之理。非必記其書也。今日一種書之理開吾心。明日一種書之理開吾心。久之吾心之明自見。自能燭照萬理。譬如以糞水培灌花草。久之本枝自生佳花。若以糞水著枝上。不足觀矣。又如以氈銀磨鼈銅鏡。久之本鏡自出光明。若以氈銀著鏡上。反蔽其明矣。

吾輩第八

先生曰。吾輩若復孔門之學。習禮則周旋跪拜。習樂則文舞武舞。習御則挽強把轡。活血脈。壯筋骨。利用也。正德也。而實所以厚生矣。豈至舉天下事胥爲弱女胥爲病夫哉。○過霍侯思三代下論人平允者。尠如殷高宗尹吉甫惡至殺其子。而猶不失爲中興之賢君。相蓋殺子是其一惡。大端之人品自不可誣者。天下不可無高宗吉甫也。冉有、子路、宰我過至聚斂、誣死、短喪。而終不失爲孔門之賢弟子。蓋聚斂誣死短喪。是其一大過。大端之才德自不可誣者。孔門不可無三子也。後世不務實踐。論世亦不論實德。好責備古人。以市其識。而以不能誅妻夷霍侯。噫。霍侯其易及也哉。○赴易同友人行。指途人謂之曰。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如彼推車者。荷擔者。執鞭者。趨役者。雖加數十年學問之功。兼以師友之薰陶。豈即能爲堯舜。友不能答。先生曰。孟子非謂欽明濬哲。知如神而仁如天、斯爲堯舜之德也。非謂時雍風動。地平

天成萬物咸若斯爲堯舜之事也若然則顏曾以下恐難言之況彼錄錄者乎只就各人身分各人地位全得各人資性不失天賦善良則隨在皆堯舜矣如推貨者不飾賈不僞貨鞭役者不罔上盡下分斯皆堯舜矣此人字自聖知至庸愚王公至隸胥千萬人都括盡皆可以爲四字是將生安學利困勉用學問之擇執與不用學問之擇執千萬等工夫都包盡○剛主與張自天言孝繼母任是十分合理只不得於父母便不是理又謂母子斷不可異處以相避如今日問安而罵也明日復問推之後日皆然今年罵也明年復問推之後年皆然是父母終日罵終日問尙有親親情誼若各安一方母亦不罵子亦不受雖小得安靖而此一疏字不孝大矣況十分承順父母亦可冀其回頭乎○仁知勇古今之達德也立德立業俱在於此如西漢蕭何仁者不憂也張良知者不惑也韓信勇者不懼也○李晦翁先生云導幼子以正示之以正示之以忠教行誼不教文章所就自不猶人（錢按先生此言深得訓幼子之法依此教子何患鄉無善俗世乏良材耶）○剛主謂李毅武曰書不徒讀如讀一部論語不徒讀只實行學而時習之一句便是讀論語讀一部禮經不徒讀只實行毋不敬一句便是讀禮經如師教我曰汝南行我卽南行不學其說師無不喜若不南行亦學其說曰汝南行師必不喜也○高台臣問曰大學明明德朱子或問以爲心者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性之德乃是仁義禮知畢竟明德是心乎性乎先生曰心也性也明德也一也大學言心卽性也中庸言性卽心也性從心生正以其虛靈也正以其具衆理應萬事也不然則死心矣明德之德從直心正以虛靈故不假造作不假矯揉當愛者直愛之當斷者直斷之當敬當辨者直敬之辨之此其所以爲具

衆理而應萬事也。不然。則屈心非德矣。則不虛靈。非明德矣。堯舜性之。明德也。湯武反之。明明德也。若如彼解。則心於仁義禮知之外。別有所具之衆理乎。心於惻隱羞惡辭讓之外。更何以爲應萬事乎。台臣曰。今日乃解明德矣。下手工夫。全在知止乎。曰不然。下手到底在明親。明德者。誠明者也。其餘都被引蔽習染昏此明德。所以在明之。明之是大學工夫也。一人昏其德爲昏德。衆人昏其德爲汚俗。只自明我德。便是小學。必並明天下民之德。方是大人之學。所以在親之。親之是大學工夫也。明必明到十分。不如堯之欽明。舜之濬哲。不止也。還盡力去明。親必親到十分。不如堯舜之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不止也。還盡力去親。故曰。在止於至善。蓋至善便是吾道之極也。中也。不及一項人。終是迷惑錯亂。太過一項人。終是張皇奔馳。能知此當止處。則未至自不肯止。既至自不肯求。便有主張。有歸宿。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台臣又問。中庸致中和。如註解則孔子之心正矣。當時之天地何不位。孔子之氣和矣。當時之萬物何不育。以爲必須與天下共立其大本。共行其達道。立綱陳紀。禮陶樂淑。方是致中和。將堯舜方盡得之一部中庸。帝王方有其事。以全其用。儒者但有其心。而存其體矣。先生曰。孔子致中和於一身。而一家之天地萬物位育矣。致中和於七十子。而七十子家之天地萬物位育矣。致中和之政以宰中都。攝相事。而魯國之天地萬物亦幾位育矣。豈儒者而徒有其心乎。〇或以未列靑衿。自憾爲廢人。先生曰。不然。吾聞心不思道德。身不蹈禮義。乃爲廢人。若不作秀才。只廢八股業耳。未爲廢人也。

三代第九

先生曰。三代後留心於天地之升降。生民之休戚。吾道之興廢者。曾未聞一人焉。況致力於升降休戚興廢之際者乎。烏得覩一二人。以慰吾望。烏得效一二分。以杜吾志乎。○一日獨坐齋中。欲入內。思先正云。人君一日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見宮妾婦寺之時少。則德日進。學者自治。何獨不然。齋中卽獨坐。莊對牆壁箴銘。亦儼然諍友之在旁矣。○之田殺步屈。思步屈何罪。以至賤妨貴者之養。卽罪矣。故蝨騰生苗中。先王欲思田祖之神秉畀炎火。豕鼠妨稼。先王祀貓虎使食之。甚至魚鼈生河海。與人並育不相害。而伏義網之。孔子釣之。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殺至賤以養至貴。義也。取之有節。用之以禮。斯仁行其中矣。此聖人造乾坤。差等別之道。異於佛氏假慈悲而顚倒錯亂者也。○思周公孔子。當逆知後世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故德行藝統名之曰三物。明乎藝固事物之功。德行亦在事物上。修德制行。懸空當不得他。名曰混不得。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何等大。何等繁。而總歸下手處。乃曰在格物。謂之物。則空寂光瑩固混不得。卽書本經文。亦當不得。謂之格。則必犯手搏弄。不惟靜敬頓悟等混不得。卽讀作講解。都當不得。如此眞切。如此隄防。猶有佛仙離物之道。漢宋舍物之學。乾坤何不幸也。○離騷之人。吾欽其忠。而惡其文之糅雜。左氏之理。吾愛其靜。而惡其詞之浮夸。以爲皆衰世之文。啓後世雕刻之風。傷古人典雅之體。所稱以文字禍天下蒼生者。二子亦分其辜焉。○永保天祿。允祚遐昌。誰其幾及。惟周文王肅雍敬止。下上偕臧。小子罪戾。尙知景行。夙夜無媿。萃茲百祥。○壬戌春二月八日鼓琴。足旁一小蠍。蹴之。思舜作樂致鳳儀。予彈琴而召蠍。蓋予有暴躁之氣。正如方啓蟄之小蠍。近陰氣而少陽和。宜取爲戒。乃更爲舒徐

和緩之韻。三弄而罷。○或與族人有口隙。謂之曰。族人與吾同祖。正如吾四肢手足。雖有歧形。實一體也。一體相戕。吾祖宗之神。得無傷乎。彼不知爲一體。吾知之。彼不暇思祖宗。吾思之。如今碗闊於蔬。故盛得蔬。桌大於碗。故載得碗。其人大感。拊心曰。是吾志也。○思周公教法。開而弗達。強而弗抑。古人獎人。常過其量。良有深心。吾坐反此。不能成人材。又不能容衆。屢自懟恨。不能悛改。即此便是聞義不徙。不善不改。以後凡言人之短。獎人之善。必謹而書之。犯前過輕者。痛自懲艾。重則罰跪。過在家人宗族。罰跪於父祠前。過在教人交友。罰跪於孔子神位前。或遇事忙時迫。亦必叩首拜謝。○剛主少年。時有驕浮氣。先生曰。僕昔事石卿先生。嘗拱手以聽。先生院中遊走講論。目不一視。至二鼓。僕不敢移處。事文孝先生。侍坐。先生南面。時而指使如僕役。足下若遇諸先生。恐不能受益也。剛主亟下拜曰。承先生教。敢不急改。○謂剛主曰。吾欲三日不刑一人。而化一邑之異端。欲一月不刑一人。而均一邑之田。畝何道而可。剛主三發策。靖異端。皆不出刑名文墨之套。先生曰。賢自病後。睿思減矣。剛主問三日不刑一人。而邪教化。有成算乎。曰有。呼各門頭行而開導之。使明邪正。即立爲耆約。使之更教其屬。不兩日皆良民矣。問均田。曰亦任人耳。八家爲井。立井長。十井爲通。有通長。十通爲成。有成長。隨量隨界。隨授之產。不踰月可畢矣。○伊尹耕莘野。非義非道。一介不取。與嚢嚢畎畝。一似全無意於天下生民者。後遇成湯三聘。即自任以天下之重。乃爾。孔明高臥。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一似全無意於漢末氣運者。後遇昭烈三顧。即鞠躬盡瘁。乃爾。豈知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皆然。儒者成法。合當如此。○天之將興一代也。必生以勤兵績武之主。使之征

慴海外。而子孫世享太平。宗祀靈長。如漢武帝、唐世民、明永樂是也。天之將亡一代也。亦必生以勤兵績武之主。或干戈交起之事使之耗財殺士。而橫斂致怨。宗祀以亡。如秦始皇、隨煬帝、元明末是也。其機只在於歲。歲豐則足以給其雄威。而國運永。歲凶則適以暴民生。亂國運宋之初興。欠武功。故後代懦弱。○剛主問出將奚先。先生曰。使予得君。第一義在均田。田不均。則教養諸政。俱無措施處。縱有施爲。橫渠所謂終苟道也。剛主曰。衆議紛阻。民情驚怨。大難猝舉。先生曰。所謂愚民不可與謀始也。孔子猶不免唐棣之謗。況他人乎。吾於三代後。最羨神宗安石。但其術自不好。行成亦無濟。今若行先王之道。須集百官。曉以朝廷斷決大義。事在必行。官之忠勤才幹者。盡心奉法。阻撓抗違者。定以亂法黜罪。今人文墨無識。偏能多言亂撓。不如此。一事不可行也。○顏羽深言多子之苦。先生曰。人世苦處都樂。如爲父養子而苦。父之樂也。爲子事父而苦。子之樂也。苟無可苦。便無所樂。羽終言爲苦。先生曰。翁不覺其樂。試觀君臣。具見之矣。如禹治水稷教稼。苦人也。顏子簞瓢陋巷自甘。樂人也。禹稷樂乎。顏子樂乎。如武侯鞠躬盡瘁。嘔血而死。可謂苦矣。然與其不遇元德。高臥南陽。抱膝長吟。孰苦孰樂。○杜益齊規先生三失。曰務名。曰輕信。曰濫交。先生曰。務名之過。元不及覺。輕信之過。覺不能持。濫交之過。則僕苦心也。氣數益薄。人才難得。如生三代而思五臣。不能借也。生兩漢而求伊萊十亂。亦不能借也。居今而求三傑二十八將。其將能乎。故才不必德。德不必才。才德俱無。一長亦不忍棄。且人各自成勢。難強同。昔蠡人某惡人也。吾欲治河。以救一方。馳寸紙。立集夫五百名。赴吾於數里外。限時不爽也。脫鄙而遠之。數十鄉爲水國矣。又如某子。兄與

法乾嘗面戒元元亦曾受其辱然遇使才猶將用之也

禁令第十

先生曰禁令治之大權也賞罰治之大威也信義治之大寶也仁恕治之大道也政事治之大輿也權威不立則信義仁恕適以病國寶道不誠則禁令賞罰反以厲民政事不修則寶道無所載而權威無所施故善爲治者必自政事始○治世之官詳於下亂世之官疊於上詳於下則教養舉疊於上則掣肘成下多一官則民多一親上多一憲則官多一畏多親而政事成多畏而賄賂通○人不作事則暇暇則逆逆則惰則疲暇逆惰疲私欲乘之起矣習學工夫安可有暇○宗人言坐讀之病苦先生曰書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讀書者之禍讀書者自受其禍而世之名爲大儒者方且要讀盡天下書方且要每篇讀三萬遍以爲天下倡歷代君相方且以爵祿誘天下於章句浮文之中此局非得大聖賢大豪傑不能破矣○明季任邱貢士龐濟公少與大學士文敏友善文敏貴親友干謁者絡繹濟公獨不至文敏深念之寄信乃往文敏問來意曰思公一晤耳無他事文敏嘆曰古人哉贈金五百曰吾路費財兩緡何須許多也文敏固與之受之還謂宗人曰向固不受也恐拂公成慙然吾終不受盡以修庠其孫愷舉博學入翰院○居恩祖母喪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萎惰故先正制爲祝祠云夙興夜處不惰其身期以內不惰猶易練以後不惰更難蓋期之內哀慕之深常有汲汲切切意不逸則不惰練之後哀思日殺心少念身少事逸斯惰惰斯憊矣故行喪禮於練前失猶少行喪禮於練後失必多孔子之喪事不敢不勉事在勉

強而已矣。〇持其志。敬心之學也。無暴其氣。敬身之學也。然每神清時。行步安重。自中規矩。則持志即所以養氣也。每整衣冠端坐。則雜念不來。神自守舍。則無暴即所以持志也。蓋身也心也。一也。持也無暴也。致一之功也。彼以耳目口鼻等爲六賊。自空其五臟。而謂定性明心者。眞妄也哉。眞自誣自賊也哉。何聰明者。亦爲之迷惑不覺也。皆由務虛好大。縱意元遠。未實用力於此心此身也。〇思勉行仁義。而每得欺侮成怨。是吾人之處世。非爲仁義之難。而泛應曲當之難也。自反其過在自見其是。我居其是。誰處其非。我居其功。誰受其過。必也上孝下慈。而恆覺其不足。人侮人謗。而不自見其冤。其庶乎。〇陳康如問經旨。先生曰。經學亦亡矣。亡於註疏讀講也。今若於經典行一端。即學禮之一端也。若於三事六府行一事。則學書之一端也。若於風雅訟歌一章舞一節爲一事。即學詩之一端也。不然。即讀之熟講之悉。何經學之有哉。而遑問其旨也。問易與春秋之旨。先生曰。難言也。予未足知其旨。姑妄言也。易之作也。四聖人合人事之措施。與天地之化工。幷而一之。交而易之之書也。詩書禮皆定局。而易爲活盤。孟子所謂孔子聖之時。其庶幾乎。春秋則孔子自解之矣。曰。丘之志在春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借二百四十年桓文之事。以自譜爲東周手段也。〇康如問禮。先生曰。吾久有志於禮。先行家祠禮。因問有家祠神主乎。曰有。有而朔望令節祭薦不行。不幾使先人爲有嗣之餒鬼乎。歲時祭薦而禮文不舉。不幾如野人之叩墓乎。祭薦畢。遂行家人禮。拜父母。拜兄長。退入私室。夫婦之禮行焉。閨門之內。肅若朝廷。吾故曰。行乎禮則尊矣。體乎仁則富矣。〇孔子論仁曰。居處恭。居處不恭。即居處不仁。恭即仁矣。執

事與人皆然。則仁無間隙。爲仁之功。亦無間隙。天有不與人以君相師任之時。無不與人以三者之時。近但覺無事。是不以仁爲己任矣。○孔子言思無益。不如學。而近儒惟晝讀夜思。筆之書册。卻棄孔門所學而時習之、六德、六行、六藝不爲。是專爲其無益。而廢其有益矣。何怪乎內無益於身心。外無益於家國。而使聖道荒也哉。○剛主問操存。先生曰。予未審孔孟之操存。第予所得力處。只悚提身心四字。問靜中工夫。如何著力。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正是著力處。問陽明們說靜時不著念。曰。昔人問陽明。人有無念時否。陽明曰。實無無念時。怎說不著念。○胡連城問忠恕而已矣。先生曰。天下人同心也。忠以通之。自無不貫。故大學治平。不外一恕。絜矩節明明晝出。中庸明道不遠人。亦是忠恕。子貢問一言終身可行。子曰其恕乎。此外更無道。朱註既云竭盡無餘。又云借以著明之。是忠恕尙非一貫正義乎。○果齋問兄弟怡怡。秀深慕之。而不免躁暴。何以免也。先生曰。只知父母在上。我人子也。何敢暴躁。看兄弟是父母之子。何得不怡怡。曰恆苦不自由。先生曰。更無他道。知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是藥。○謂果齋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學者以勤爲要。禹惜寸陰。陶惜分陰。不可不知。不可不學也。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

鼓琴第十一

先生鼓琴羽絃斷。解而更張之。音調頓佳。因嘆爲學而惰。爲政而懈。亦宜思有以更張之也。彼無志之人。樂言遷就。憚於更張。死而後已者。可哀也。○思仰不媿。俯不怍。此氣眞覺浩然。若陷色惡。便爲色害。不能浩然矣。陷財惡便爲財害。不能浩然矣。陷機詐殘暴。則又害其浩然矣。其直養之要有二。一在平日兢兢愼獨。一在臨時猛省決斷。○剛主曰。人言某無擔架。堪謂人有小名位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小名位。有大名位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大名位。有學問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學問。有道德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道德。吾輩盡是無擔架人。必如乾卦天行健。方是擔。坤卦厚德載物。方是架。先生聞之。悚然自惕。○果齋問靜存動察。如何下手。先生曰。靜之存也。提醒操持。動之察也。明辨剛斷。二者之得力。又有三字。曰不自恕。○剛主言每一念不合道便斬截之。先生曰。予亦曾用此功。旋動旋斬。如盤草翦屠狀。覺得甚難。正是克伐怨欲不行功夫也。不如提醒身心。一齊振起。諸欲自然退聽。○吳仲常問文王三分有二。不過二分之人心歸耳。未必疆土盡屬。果爾。紂之凶暴。肯容之乎。先生曰。否。試觀自岐遷豐。疆域遠矣。況七十里之囿。若在百里之岐。是舉國爲囿。僅餘三十里都鄙。有是理乎。仲常曰。三分有二誠然矣。紂不忮乎。曰。紂專以酒色自娛。文王又能率其叛紂來歸者以事紂。供賦役如故。紂亦倚恃文王。得自遂其淫逸。又何忮

乎。仲常悅。○果齋問伊尹卻湯聘事。先生曰。夏桀之世。天下無道久矣。無尊德樂道之人。偶有一二。不過虛博下士之名。無一眞心慕德者。湯來聘伊。若曰。此不過務虛名。我何用其聘幣爲哉。及三往。知其可與有爲矣。乃幡然改。問何以就桀。五曰。此湯忠之至。仁之盡也。得一尹曰。聖人與居。或可以化桀而永神禹之祚也。進之。無濟而返。又久之曰。或知悔也。再進之。五返而不改。無望矣。乃放之。猶曰。恐後世以台爲口實。惟有慚德。故曰忠之至。仁之盡也。○果齋患忘。先生曰。孟子不云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今曰忘是心無事矣。且忘之病。每生於無志。助之病。每迫於好名。吾昨勸某友學經濟實用。諉曰。幾時用著。予曰。必待上帝立券。明日用兄。今方學乎。昔姜公八十遇文王。假使七十八九壽終。將不得爲姜公乎。不用而死。只八百年蒼生不被其澤耳。公以全體大用。還於天地。曾何缺欠。必用而後學。否則不學。是爲利也。學從名利入手。如無基之房。壘砌縱及丈餘。一倒莫救。○刁文孝言。爲時文不爲古文。文不文。爲時人不爲古人。人不人。先生進之曰。古文非八大家之謂也。古人非漢宋諸儒之謂也。當求堯之煥乎文章。孔之斯文在茲者。知其文則可爲其人矣。○孝子一念不得親心。則爲不孝。仁人一念不通天心。則爲不仁。○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靜中眞功夫。吾輩必於湛然虛靜之中。懍然惕上帝臨汝之意。○爲善克果。其善乃爲我有。否則千思萬想。其善終不獲。改過必眞。其過乃不爲我有。否則千悔萬恨。其過終不去。○日夜以此心照顧一身。所以養性也。九思九容是也。日夜以此心貫通民物。所以事天也。三事三物是也。精之無間。聖矣。勉之不忘。賢哉。○狂者進取。是夫子狀他一段勇往有爲意思。凡作想遇事。都向前鋪

張去做．常常撻起精神．故謂之進．凡取道德．取人物．取功名．好提挈到手做一番．故謂之取．每好進而不好退．好取而不好舍．其退時亦是他進處．其舍時亦是他取處．是狂者眞面目也．進而取法古人．只其中一意耳．猶者有所不爲．是夫子狀他一段謹飭古板意思．凡作想遇事．都向裏收斂將來．常常把定門閫．凡遇非道非義．固斷斷不染．卽遇人物．亦若有不輕交．不願交．不敢交意．卽遇道德功名事業．亦若有不輕做．不願做．不敢做意．故謂之有所不爲．每當進時．亦好急流勇退．每當取時．卻是得舍便舍．是猶者眞面目也．守有餘只其中一意耳．天地間惟此兩種人．遇大聖人鼓動得起．造就得成．駕馭得出．雖不及中行．皆可同心共濟．有益蒼生也．不遇大聖人．自己擔當在上在下．亦能鼓動得人．造就得人．駕馭得人．雖不及中行無破綻．然亦能各成一局．領袖一時．總之中行外．除此兩者．更無聖賢．並無豪傑矣．○謂修己曰．吾聞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如人不之欺侮也．又何言容忍乎．如人欺侮不至甚．不至多也．又何言人所不能容忍乎．○人莫患於自幼不從師．又莫患於早爲人師．○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孔子言之矣．我自見其恭．而人不我敬．是我之未恭也．推之寬信亦然．若存自反無愧之心．謂人之孚否不足恤．是卽居之不疑也．宜深加洗剔．○祭考致齊．思吾之心．先考遺體也．洗心所以格先考．儻有財念、色念、名念、很毒念一萌．是汚先考所遺之心．不孝孰甚焉．吾之身．先考遺體也．修身所以格先考．儻有貪行、淫行、欺世行、暴物行一條．是玷先考所遺之身．不孝孰大焉．又思手爲先考遺體．敢不恭乎．曰爲先考遺體．敢不端乎．不持其志．是不能齊慄以奉親心也．或暴其氣．是敢爲戚忤以傷親氣也．○趙麟書

援食我越椒事。以爲氣質有惡。先生曰。請問二子方生。其心卽欲貪財好色乎。弑父與君乎。向母子文聽其啼聲。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爲惡耳。今指其偏卽爲惡。是見利刃卽坐以殺人罪也。可乎。○張仲誠言學。直是不閒曠。身無事幹。尋事去幹。心無理思。尋理去思。習此身使勤。習此心使存。此便是閒居爲善。此便是存心養性。此便是豫立學者以此爲苦。何知此中之趣。○遊王敍亭花苑。諭以苑中宜植果種瓜。且曰。天無曠澤。地無曠力。人無曠士。治生之道也。家無三曠則家富。國無三曠則國富。敍亭悅曰。儻得永侍先生。則得常聞善言矣。

王次亭第十二

王次亭問孔孟作用。先生曰。孔子神化。其鑪錘乾坤處。眞不可測。如七日誅少正卯。七日焉能便誅得朝中大閒人。三月墮三都。三月焉能便懾服得四五世積成大奸。使之拱手聽從。萬不敢望。孟子王道手段。竊有一二不願學處。如善戰辟草萊之才。自是行道所必用。如何定大罪。服上刑。且七雄以富強爲主。此輩皆居腹心要路。只合包容任用。使之將虎賁。行弔伐。服農政。力溝洫。彼將樂我之得用。得比於周姜禹稷矣。今曰吾入門便誅汝。待又肯容我入乎。觀孔子取衞靈能用王孫賈等。則孔子若得用於衞。手段可想矣。○張仲誠語錄內。有夷惠非聖。逸民不足學等語。先生曰。我輩今日正要學箇可不可。夫子之無可無不可。如何學得。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是一定程頭。若只說完美好聽。譬如執路程。本說南京。說一年還只是在此。若實去走。一步也隔越不得。夷惠夫子皆稱賢。孟子稱聖。須知孔子看得細。說賢便是聖。又

要知孟子眼高志大。不輕伏人下。若夷惠非聖。不肯說皆古聖人。亦不肯服他得君皆有天下。我輩不可以見不到處。輕古人也。○謂次亭曰。吾輩只向習行上做工夫。不可向言語文字上著力。孔子之書名論語矣。試觀門人所記。卻句句是行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不慍。其爲人也孝弟。節用愛人等言乎行乎。次亭欣然曰。當書紳。○吾儒改過遷善。所以自治也。移風易俗。與天下同改過遷善也。然改過遷善而不體乎三物。終流於空虛。移風易俗不本乎三重。終失之具文。○九思之功。如言思忠。非第思忠是思要忠。去事思敬。非第思敬。是思要敬。去世人所謂工夫。上截思忠。思敬重。下截忠去敬去。或稍輕。吾謂工夫下截忠去敬去重。上截思忠。思敬處。則偏輕耳。○與傅惕若言。氣質正吾性之附麗處。正吾性作用處。正性功著手處。惕若問如何著手。曰。如敬之功。非手何以做出恭。孝之功。非面何以做愉色婉容。○篤周次亭更字也。問變化氣質之說。先生曰。是戕賊人以爲仁義也。吾性所自有。吾氣質所自有。皆天之賦我。無論清厚濁薄。半清半厚。皆擴而充之。以盡吾本有之性。盡吾氣質之能。則聖賢矣。非變化其本然也。篤周未達。曰。必疑剛化柔。柔化剛。爲學力也。試觀甚剛人。亦必有柔處。甚柔人。亦必有剛處。只是偏任慣了。今加學問之功。則吾本有之柔。自會勝剛。而剛德合於天。則本有之剛。自會勝柔。而柔德合於天。則書云。高明柔克。沈潛剛克。是也。非是變化其剛柔也。正如技擊者好動腳。教師教他動手以濟腳。非是變化其腳也。○諸慾之引人。惟色爲甚。淫凶之夫。強暴以求之。白刃堅梃。不以懾其志。眞貞女也。邪蕩之女。豔治以誘之。千嬌百媚。不以亂其心。眞丈夫也。然嬌媚之奪。尤甚於梃刃之劫。堅臥不動。強哉。當之不蔽明哉。

○朱主一言用習禮等功。人必以爲拏腔做勢。如何。先生曰。正是拏腔做勢。何必避甲冑自有不可犯之色。衰麻自有不可笑之容。拏得一段禮義腔。而敬在乎是矣。做得一番韶舞勢。而和在乎是矣。後儒一掃腔勢。而禮樂之儀亡矣。○古人正心修身齊家。專在治情上著工夫。治情專在平好惡上著工夫。平好惡又專在待人處物上著工夫。故修身齊家之傳。引知子知苗之諺。指點人看。吾輩可以知所用力矣。○聰明不足貴。只用工夫人可敬。善言不足憑。只能辦事人可用。○孔子之道。如宗廟朝廷。宮殿巍峨。百廡千廊。禮容樂器。官寮政績。蕩蕩濟濟。賢其座廡三千人。其各得閒舍也。最下亦垣門沼榭花柳之屬。故吾嘗云。得其徒衆之末。亦師事之。爲其實也。後儒之學。則如心中結一宗廟朝廷景況。紙上繪一宗廟圖畫。方寸操存。儘足自娛。讀講著述。儘足快口舌。悅耳目。故每自狀如鏡花水月。惜無實也。○謂曹萬初曰。改過遷善。吾儒做聖賢第一義也。規過勸善。吾儒交朋友第一義也。納諫從人。吾儒做經濟第一義也。否則人役耳。烏能居成吾德。出交天下士乎。○萬初問人輒言禮樂必百年而後興。何如。曰。古人百年後興。謂教化浹洽也。如唐虞之時雍風動也。予則謂一日行習禮樂。一日之唐虞。一月行習。一月唐虞也。一人行習禮樂。一人之堯舜。人人行習。人人堯舜也。○杜益齋問習恭即靜坐乎。曰。非也。靜坐是身心俱不動之謂。空之別名也。習恭是吾儒整修九容工夫。媿不能如堯之允。舜之溫。孔之安。故習之。習恭與靜坐。天淵之分也。○謂祭神感格之難也。非純心聚精。不能萃神之渙。致饗之難也。非明德蠲潔。不足邀神之歆。故事莫大於祭。道莫精於齊。孔子大聖。亦不得不愼也。○人各有稟賦之分。如彼農夫。能勤稼穡。以仰事俯畜。

斯不負天之生農矣。如彼商賈。能勤交易。計折而無欺詐。斯不負天之生商矣。學者自勘我是何等稟賦。若不能修德立業。便是不能盡其性。便是負天。便是負父母之生。○勉賈易改過曰。吾學無他。只遷善改過四字。日日改遷。便是工夫。終身改遷。便是效驗。世間只一顏子。不貳過。我輩不免頻復。雖改了復犯。亦無妨。只要常常振刷。眞正去改。久之不免懈怠。但一覺察。便又整頓。不知古人如何。我是依此做來。○或訴家變。先生曰。聖人稱舜爲大孝。他聖其不孝乎。賢人稱曾閔爲孝。諸賢其不孝乎。惟其際變而不失常。故稱耳。處常者無稱焉。此固人子之不幸。亦人子之大幸也。因勸以負罪引慝。○蕭道成言治國十年。使金玉如糞土。先生曰。齊王恃其儉素。不貴珍寶爲言耳。使天不廢我。但使民貢本色十年。金玉何用。歷代人皆愚。謂本色費腳價。不知王畿之貢。可足朝廷宗廟之用。盈世州郡邊腹皆積倉。何地有事。何地食糧。不用解矣。卽使三五百里。近道運盤。或山水阻滯。三鍾致一鍾。一鍾亦可用之一鍾也。今解白金一金。卽致萬金。萬金終無用之萬金也。昔困錦州。五十金易一罏餅。不大可見哉。甚矣。歷代之愚也。吾人得君。必當以稅本色均田。爲澤民第一義。

學須第十三

先生曰。學須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聖賢一流。試觀虞廷五臣。只各專一事。終身不改。便是聖。孔門諸賢。各專一事。不必多長。便是賢。漢室三傑。各專一事。未嘗兼攝。亦便是豪傑。○謂曹萬初曰。謹守之士。患其拘執。進以勇爲。不可及矣。豪傑之士。患其粗率。濟以愼密。莫與敵矣。○爲門人解屯師訟諸卦畢。謂曰。誦

聖人之經。須心會其理而力行之。如師長子帥師。弟子則輿尸。便知老成可貴。我今日做人。便當鎮重學老成。去輕佻少年氣。他日爲政。便宜任用老成。勿輕信少年喜事之人。如訟卦便宜思陽屬健。易貴之。常以目君子。如何訟卦便惡之。皆曰不克訟。可見君子恥爭。只以柔忍爲德。但健訟刁告。便有眚無吉矣。如此體會。方是會易。不然。與讀時文何殊焉。鹿乾嶽先生四書說。約於爲學修身等。俱向身上打照。一部四書方看活。方有用。他人俱看在紙墨上。四書死矣。〇儒者得君爲治。不待修學校興禮樂。只先去其無用。如帖括詩賦之事。世間才人。自做有用功夫。有人才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有太平。天地生民。自受其福矣。又不必得君。但遇有位。以此告之。得一人決斷之。乾坤幸矣。〇法乾言一代之興。宜將同起逐鹿之人。皆爲立祠錄後。蓋彼此之起。皆爲生民請命於天者。我卽得成之彼。彼卽未成之我。非同亂臣叛將。殺誅殄滅。最無名義。此典一行。不惟所以勸將來之豪傑。未必非本朝之福也。〇剛主佐政桐鄉。將往。來拜別。先生贈言曰。威儀欲莊整。出語貴開明。取人勿求備。看人勿太刻。存憐天下之心。定獨行不懼之志。事必矯俗。則人不親。行少隨俗。則品不立。二者善用之。其惟君子乎。愛人才所以愛蒼生。矯世儒所以衞聖道。二者交致焉。其惟君子乎。剛主拜受。〇孔子開章第一句。道盡學宗。思過讀過。總不如學過。一學便住。也終身不如習過。習三兩次。終不與我爲一。總不如時習。方能有得。習與性成。方是乾乾不息。〇父母生成我此身。原與聖人之體同。天地賦與我此心。原與聖人之性同。若以小人自甘。便辜負天地之心。父母之心矣。常以大人自命。自然有志。自然心活。自然精神起。〇人須知聖人是我做得。不能作聖。不敢作聖。皆無

志也.○庸人苦無氣.氣能生志.學者患無志.志能生氣.志氣環相生.孟子志氣之說.眞體驗語.○丹朱嚚.共鞏.儘足成一代桀紂君臣.堯一讓舜.而氣運虞夏矣.堯之先天而天弗違也.帝摯荒淫.釀成洪水.堯不能化矣.舉舜禹而治平之.堯之後天而奉天時也.東遷後.世衰道微.以在田之見龍.教三千人布於天下.使百世相承.斯道不亡.孔子之先天而天弗違也.亂臣賊子有作.王迹竟熄.周遊張皇.補偏救弊.孔子之後天而奉天時也.○論歷理曰.古人於必用而不常用之官.多命專家.使世修其職.如歷與史之類.一欲其精也.一不欲多費人才於不常用之學也.堯之欽若.非徒推測其纏度次舍之氣候.欲因氣候以行其政令.斯爲敬順昊天也.敬授非徒示人以令節遲早.欲令士順令節以爲學.民順令節以務農也.其所頒月令.必逐年稍有遲早.聖人察天者精.使天人合也.後世全廢.只作吉凶卜日之書.惜哉.○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動也.漢唐襲其動之一二.以造其世也.首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無.周程朱邵之靜坐.徒事口筆.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聖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嘗言.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益自信其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儒道之亡.亡在誤認文字.試觀帝堯煥乎文章.固非大家帖括.抑豈四子五經乎.文王經天緯地.周公監二代.所制之郁郁.孔子所謂在茲.顏子所謂博我者.是何物事.後世全誤.○治平之道.莫先於禮.惟自牌頭教十家.保長教百家.鄉長教千家.舉行冠婚喪祭.朔望令節禮.天下可平也.○學者須振萎惰.破因循.每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卽成湯日新之學也.遷心之善.改心

之過。謂之正心。改身之過。遷身之善。謂之修身。改家之過。遷家之善。謂之齊家。改國與天下之過。遷國與天下之善。謂之治平。學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使是苟且了一日。○張仲誠云。人言堯舜任其自然。非也。堯舜只是終身兢業。譬如鳶飛戾天。儻一斂翅。便從雲際墜下。○景州吳玉衡問學。先生曰。學者學爲聖人也。後世二千年無聖。有二弊。一在輕視聖人之粗迹細行。而不肯爲。曰所以爲聖人不在此。一在重視聖人之精微大德。而不敢爲。曰聖人極詣。非我等常人所可及。然則聖人斷是天外人矣。僕下愚也。於聖人大處不敢言。只是向粗迹碎小處勉行一二。如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蔬食菜羹。必祭必齊。如迅雷風烈必變等。○人於六藝。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驗。使可見之施行。則如禹終身可空棄。終身教稼。皋終身專刑。契終身專教而已。皆成其聖矣。如仲之專治賦。冉之專足民。公西之專禮樂而已。各成其賢矣。不必更讀一書。著一說。斯爲儒者之眞。而澤及蒼生矣。○苗揆文有異母二少弟。揆文篤友愛。教養成人。不私先人遺金。出而公用。其二弟赴府縣試。盤費必倍。曰非不知營辦之難也。第恐少弟出門。其不如意。此心不可以對先慈矣。其子獨任勞瘁。有扳其叔意。便教之思祖母恩。先生曰。孝友哉。不蓄私財。不聽妻子言。義居可久也。○思人和兄弟。所以孝父母也。和從兄弟。所以孝祖也。和再從兄弟。所以孝曾祖也。和三從兄弟。所以孝高祖也。和疏族。所以孝先祖也。

教及門第十四

先生教及門活心之法。只要自檢一念之動。是人欲便克治之。便剛斷之。則自活。引冉嫗斷指爲法。錢因述前於內室壁上。書相在爾室。尙不媿於屋漏以自箴。夜卽夢念此箴。以拒邪妄。昨習禮則夢登孔子之堂。觀顏曾諸賢講習禮樂。先生曰。子根氣好。充此卽可爲聖爲賢。勉之哉。無負吾教也。○錢問行禮。家人多阻撓奈何。先生曰。然。予之初行禮也。亦然。惟剛毅以持之。講說以曉之。積誠以感之。悠久以化之。白彬彬矣。夫行乎禮。則閨門之內。儼若朝廷。不亦貴乎。體乎仁。則萬物皆備。天下歸仁。不亦富乎。是以在我重。而世味輕也。○郝公函問董子正誼明道二句。似卽謀道不謀食之旨。先生不取何也。曰。世有耕種而不謀收穫者乎。世有荷網持鉤而不計得魚者乎。抑將恭而不望其不侮。寬而不計其得衆乎。這不謀不計兩不字。便是老無釋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難後獲。先事後得。敬事後食。三後字無弊。蓋正誼便謀利。明道便計功。是欲速。是助長。全不謀利計功。是空寂。是腐儒。公函曰悟矣。請問謀道不謀食。曰。宋儒正從此誤後人。遂不謀生。不知後儒之道。全非孔門之道。孔門六藝進可以獲祿。退可以食力。如委吏之會計。簡分之佾官可見。故耕者猶有餒。學也必無饑。夫子申結不憂貧。以道信之也。若宋儒之學。不謀食。能無饑乎。○又問勤愼和緩緩字何義。曰。孔門爲學爲治。皆尙敏。故曰敏於事而敏於行。敏則有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曰近世則珍緩何也。曰時也。三代氣醇。所生之天才旣厚。而學養又素裕。敏則有功。近世人才旣劣。而學術又失。忙則敗事矣。○倪鴻寶之弟元璨。亦進士也。甲申變棄家偕其妻隱深山。治生同農夫。康熙間。有同年友大貴同某太守更士人服訪之。年已耄。不相識矣。敍往事久之。有老嫗持箕帚碓糝入。其夫

人也。貴人曰。金幣不敢以贈。願供米麥若干石。炭若干包。元璽曰。素不受人餽。卻之恐公弗堪。請爲公施粥以贍貧民。貴人行後。盡施之復鍵戶遁。莫知所之。○爲人日行一善。三年可千善。積善何難。人病不爲耳。○威不足以鎭人。而妄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市之。不智也。禍於是伏焉。仁而得暴。仁者必自反也。暴以招暴。又何異焉。恭者來侮。恭者必自反也。侮者致侮。又何尤焉。○禮樂聖人之所貴。經世重典也。而舉世視如今之禮生吹手。反以爲賤矣。兵學才武。聖教之所先。經世大務也。而人皆視如不才寇盜。反皆以爲輕矣。惟袖手文墨語錄禪宗。爲至尊而至貴。是誰爲之也。○人須常自衡。天之生我。父母之成我。其中人乎。中人以下乎。抑中人以上乎。果中人以下。則鑿井耕田。已無負於生我矣。或中人也。則隨世波流亦何負。儻中人以上也。則上當爲五臣十亂中當如三傑二十八人。下之亦須主城貳郡。實求輔挽氣運。利濟生民。不然。則負我資性。爲天地父母之罪人矣。○一吳生氣象端凝。先生謂之曰。人賦性質愚。耕田鑿井。勤力養家。無負於天矣。亦無負於親矣。賦性聰秀。不能出衆自強。以才德見於世。如天之生我何。如親之育我何。故下之爲秀民。中之爲豪傑。上之爲聖賢。在乎人自爲耳。○人之爲善。得人之感報。人之稱傳。天不必報之矣。人之有長而自表自見。天亦不必祚之矣。天之所祚報者。人不感稱。自不表見。乃所謂陰德也。觀舜之爲子。禹之爲臣。令人愧勵。○志不眞則心不熱。心不熱則功不緊。故多睡之人無遠圖。立志之子多苦想。○古人靜中工夫。如洗心退藏於密。夙夜基命宥密。明見於經。吾人宜洗去習染之汚穢。退藏精深。而不粗疏表暴。夙夜勤惕。立定天之予我。常令寬廣。莫令窄狹。常令精密。莫令粗疏。此明德篇

一層誠正工夫○思君子之心坦蕩則世路無往不寬平小人之心險窄則無時無地不戚戚予天資非君子而勉學其一二能於禍福得失之慮不參於神明怨天尤人之念不累於夙夜或康節所謂太平人乎○人必能幹旋乾坤利濟蒼生方是聖賢不然雖矯語性天眞見定靜終是釋迦莊周也○論郡縣體統曰太守卽古方伯州縣卽古五等諸侯也何事守分道布按司又重之以巡撫加之以總督倍加六等方伯乎賢者掣肘多而才能莫展不肖者効媚多而剝民益重故曰治世之官詳於下亂世之官疊於上○大學明德之道無時不可學無日不可時習如時時敬其心卽孔子所謂齊習禮於心也時時提撕警覺莫令昏蔽卽孔子所謂明亦習禮於心也每日正其衣冠潔淨整齊非法服不服卽孔子所謂盛服習禮於身也至目容端習禮於視也口容止聲容靜習禮於言也至於手容恭立容德習禮於持行也凡九容曲禮無非習禮於身也禮眞斯須不可去者○盤銘云苟日新振起自滌矣日豈一日乎而復云日日新蓋日新雖上智不能保無間斷也日日已無歇工矣何必云又日蓋功雖有常不能保久而不因循惰怠也其必學曾子之日省可乎○與李命侯言古今旋乾轉坤開務成物由皇帝王霸以至秦漢唐宋明皆非書生也讀書著書能損人神智氣力不能益人才德其間或有一二書生濟時救難者是其天資高若不讀書其事功亦偉然爲書損耗非受益也命侯問書可廢乎曰否學之字句皆益人讀著萬卷倍爲累如弟子入則孝一章士夫一閱終身做不盡能行五者於天下一章帝王一觀百年用不了何用讀著許多千年大患只爲忘了孔門學而時習之一句也○習恭見壁上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思小心難矣

翼翼更難。事上帝難矣。昭事則更難。蓋小心祗事。敬畏焉耳。翼翼則終日乾乾。同乎天矣。事帝明旦若臨。仍一敬畏焉耳。昭事則爲人君臣父子。一有不止乎仁敬孝慈者。非上帝命我意矣。視鰥寡孤獨一不得所。一或欺殘。非上帝降鑒意矣。吾妄從事三十年而一無可自信也。覩各門上懍乎上帝箴。可懼也。○教果齋脫俗累曰。世人之所怒亦怒之。世人之所憂亦憂之。世人之所苦亦苦之。何以言學哉。故君子無累。○天無不覆也。吾心有不覆之人。則不能法天之高明。地無不載也。吾心有不載之人。則不能法地之博厚。

杜生第十五

杜生隨行出里門。先生乃乘。因教生曰。道莫切於禮。作聖之事也。人之不肯爲聖者。只因視禮之精鉅者曰。是聖人事。非我輩常人所敢望。禮之粗小者曰。但能此。豈便是聖。聖人不在此。是聖人無從學也。吾願有志者。先其粗。愼其小。學得一端亦可。即如出里門乘。入里門下。出則告。反則面。豈人所不能哉。不爲耳。○聞人讀舉賢才。謂之曰。我輩士庶。莫謂學不得此句。見人孝弟。便學他孝弟。便到處稱揚他孝弟。見人廉幹。便學他廉幹。便到處稱揚他廉幹。即吾人在下之舉賢才也。凡書皆宜如此體驗。不可徒讀。○念念向天理上想。心上達也。事事向天理上做。身上達也。若百念百事升天。忽一念一事墮地。前功盡棄矣。可恃乎。○制欲之法。明以辨之。剛以斷之。○孫瑜字叔禮。奭子也。其傳載毀蔡州吳元濟像。改祀裴度。先生曰。毀之改之是矣。然元濟至三百年猶廟祀之。則雖竊據一時。亦必有澤及生民處也。今聞青陽縣有張

定邊祠想亦有不可忘者乎。後世卽一日長民之豪傑。皆當知勉。○人不辦天下事。皆可爲無弊之論。若身當天下事。雖聖人不能保所用之無僉邪。蓋辦事只以得才爲主。事成後若彼罪著。再爲區處而已。試觀堯用三凶。孔子論衞靈用三臣。忠武用延儀。從來如此。○小魯小天下。極贊聖人之高。觀瀾如中庸語大莫載。容光必照。如語小莫破。注意在學聖者。如流水不盈一科不行。不成此章不達。學兵成了片段方學農。學農成了片段方學禮學樂。孟子所見極眞切。不曾岔了。孔子路徑後儒見解全別。（錢見先生教幼童數也。語之九數。不令知有因法。九數熟而後進之因。因法熟方令知有乘。乘法熟方令知有歸除。歸除熟後禮教樂亦然。所謂盈科後進也。所謂循循善誘也。先生其不岔孔子路徑與。）○果齋自任有千金不奪之守。先生曰噫。何言之易也。嘗以不拾遺一節自勘矣。一錢不拾。未必百也。百金不昧。未必千也。千金不昧於通衢。未必不一金昧於深夜也。又嘗以好色自勘矣。見三分色。目不睨。心不亂。未必保八分也。八分豔嬌而不亂。未必保傾國奇姿也。傾國奇姿不亂於白晝。而野花俗草反溺於隱僻衾枕者。未敢保也。此四十年來。與法乾交相恐懼警切。而未敢自信者。何言之易也。○古者弟子爲學。先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世爲學。惟教之讀書作文。逸惰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爲學之弊也。○人之志道德也。君子積年作之而不興。志富貴也。俗人一言動之而輒起。甚矣。志道者之鮮也。○或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一日甚暫。天下至大。一日纔克復焉得天下遂稱其仁。先生曰。如子今日克己復禮。莫道天下。便左右鄰里。亦未必稱仁。是夢語也。我之本體。原萬物皆備。只因自己失了天理之則。便與父子兄弟皆植藩籬。況天下乎。今能一日復了天理之正則。己仍是萬物。皆備本體。民皆吾胞。

物皆吾與。普天下之下。皆入吾愷惻涵育之中。那有一物不歸吾仁中者。只因自己無志無力。不克眞復此理耳。故緊接爲人由己二句。○李益溪與陳睿菴習樂舞。每學一舞。詳說而習之。先生喜曰。此方是博學而詳說之。方見不亦說乎景趣。○益溪言學一次有一次見解。習一次有一次情趣。愈久愈入。愈入愈熟。先生曰。不實下習工夫。不能咀此滋味。○益溪言容貌辭氣德之符。宜端嚴修整。不可簡率苟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不足言政舉。必其人存實以之爲天下國家。方是政舉。孔孟之學。布在經傳者。不足言道行。必其人存實以之見習行經濟。方是道行。道之息者。千餘年矣。傷哉。○思以我易天下。不以天下易我。宏也。舉國非之而不搖。天下非之而不搖。毅也。○王景萬言看綱目。先生曰。先定志而後看史。則日收益矣。如志在治民。凡古大臣之養民教民。興利黜害者。皆益我者也。志在勘亂。凡古良將之料先策後。出奇應變者。皆益我者也。志不定則記故採詞。徒看無益。猶之四書五經矣。○人之心不可令閒。閒則逸。逸則放。○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孟子嘆世道之衰也。而吾正因修之要之者。服周公制法之善。修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雖至春秋戰國。周道衰微之極。人猶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卽此一修一要。其存天理成人才者不淺。此所以戰國之人才猶盛。後世今世。求一修之要之者。何可得哉。○羲皇上人。亦非異難。但淳樸無機。心無飾雕。無牽繫。穆穆屯屯。便近之。所謂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可得也。○天下人之入此帖括局也。自八九歲便咿唔。十餘歲便習訓詁。套襲構篇。終身不曉習行禮義之事。至老不講致君澤民之道。且無一人不弱不病。滅儒道。壞人

才。阨世運。害殆不可勝言也。噫。○謁父生祠。思爲人臣者。每朔望謁聖。惕其忠也。吾爲人子。每晨謁父。惕其孝也。可不立吾父之身乎。○一日習數。思習功久曠便忘。況不習乎。宋代諸先生。雖天資高可不習而熟。可久曠而不忘。能保其門下天資皆若之乎。甚矣。孔門時習成法。不可廢也。○改過遷善。吾人實地工夫也。誠逐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卽日新之學矣。○耨蔬畦草。思草雖甚蕪。去一科終是少一科。揀其大者去得一二。蔬隴亦自改觀。吾心之慾。去一分自是少一分。雖未遽能去盡。若將好色好貨大段去得一二。本體亦自光明矣。○先生不視非禮。或反嘲之。先生曰。制之於外。以防其內。吾儒之學也。或曰。吾見之如不見然。先生曰。汝卽不動心。何必訝不視者乎。曰。此外面工夫。內必無檢制。先生曰。四勿皆從視聽言動上克去。孔子亦驚外乎。曰。勿者心勿之也。先生曰。視者誰視之乎。○朱參兩以憂鬱成疾。先生曰。兄知天地之性人爲貴乎。萬物皆所以奉人。故人貴。若以物役人。則不貴。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非特人君爲然。學者亦有之。有財足以廣身之施。無財不足以損身之樂。以財發身也。有財適以益身之愚。無財又以戕身之命。又以身發財也。參兩曰。莫非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先生曰。法乾講此書甚寬。不惟桎梏巖牆之類非正命。凡好色好貨好貪食好爭勝之類。以致死者。皆非正命也。以此推之。作無益之憂以損生者。亦非正命也。參兩悅。

趙盾第十六

先生曰。趙盾不忘恭敬。令人不忍刺。不忍殺民之主而自死。兩者俱難及。然君不義。使我刺其大臣。亂命

也。信之不必全者也。何必死。是謂傷勇。且使其人而知義也。當對晉君曰。趙氏世有勳勞於國。且忠賢人也。君無自壞長城。儻患其權過盛。宜稍抑其政柄。何至以千乘作盜行乎。不聽。以死爭之可也。去之亦可也。計不出此。而甘承爲盜之令。其人必剛暴小人。偶爲趙卿忠敬。感發其良心耳。雖然。甯自殺而不賊民之主。亦足多矣。○同母弟楊怒其族人。先生曰。毋彼於爾今稱從親。相戾如此。豈不思於爾祖。則兄弟之親。於爾曾祖。則一人之身也。譬如一身而分二股。二股而分十指。焉有以此股傷彼股。此指折彼指者哉。彼相好。吾與好。彼不相好。吾亦與好。楊曰。我勞於彼。彼不酬一二。先生曰。方爾之服勞於彼。卽計其酬。是利心也。豈服勞哉。○聖人以一心一身爲天地之樞紐。化其戾生其和。所謂造命囘天者。主宰氣運者也。知命樂天者。與天爲友者也。安命順天者。其次奉命畏天。造命囘天者。其次奉命畏天。知命樂天者。以天爲宅者也。奉命畏天者。懍天爲君者也。然奉而畏之。斯可以安而順之矣。安而順之。斯可以知而樂之矣。知而樂之。斯可以造而囘之矣。若夫昧天逆天。其天之賊乎。○思天地一我也。我一天地也。萬物一我也。我一萬物也。既分形而爲我。爲天地萬物之靈。則我爲有作用之天地萬物。非是天地萬物外別有一我也。時而乘氣之高。我宜效靈於全體。時而乘氣之卑。我亦運靈於近肢。分形靈之豐嗇。乘氣機之高卑。皆任乎此理之自然。此氣之不得不然。不特我與萬物不容強作於其間。亦非天地所能爲也。○王法乾云。有氣數之天。有聖人之天。氣數之天。待補救於聖人之天。聖人之天。卻有時隨氣數之天。有時不隨氣數之天。○朋友議書。雖各是己見。不可遂成嫌隙。聖賢原是說天下公理。豈容以偏私參之。○石鵬妻

劉氏。清苑庠生源洙女也。貞節賢孝。出於性成。自八九歲時。未嘗偶立門外。雖姻親無見之者。其來嬪石門也。孝謹端凝。族中女長咸爲其姑賀。未幾鵬卒。氏矢共姜之節。其翁姑皆弗忍。擬命服闋別適。及三載終不可奪。因屬其父諭意。其父曰。吾子自孩穉知義理。吾信之久矣。此自其眞心。吾當成之。何勸焉。氏伯翁大感傷曰。異哉。此子年方十七。且無子息。爲人所不能爲、守人所不肯守。如若人可令無後乎。卽以己孫爲之子。氏撫葳餘兒事翁姑。賢淑勤愼如一日。○張文典臏誠懇惻。口不出誕語。身著一長布衫。雖盛暑不解。終日斗室中。紡績不輟。人不堪熱。皆乘涼就沼。獨足不出戶。宴如也。雖未入庠。而強記有文。先生曰。隱君子也。○高三秀才出遊。盜斫於河。被救出。家人以死聞。其妻改適。其妾誓守孤女不嫁。家人逼令出門。備極淩虐。妾知節不能全。至夜擬後門自縊。將投繯。其夫適歸。呼之。妾疑鬼至。驚且泣曰。無相厄。少須吾從汝鬼矣。夫亟呼曰。吾汝夫也。汝何中夜至此。我人也。非鬼也。可速啓門。妾曰。舅親見汝被戕於河。豈復人乎。其夫語以獲救故。妾終駭愕不敢啓。因疾入呼家人視之。家人詬其顚詭。詒人耳。妾陳其實。乃秉數炬登垣照之。審乃納之。家人相向哭。已而問其妻。已從人矣。其夫感妾貞烈。終身不娶正室。（錢聞高生獲救後爲闖賊李自成僞將一斗谷所虜。有關公貌。因入禱以不忍從逆。欲乘便逃去之志。題詩於壁以自見。）登一山顚。有關公廟。因入禱以不忍從逆。欲乘便逃去之志。題詩於壁以自見。）生故遙候。生告以朝廷不可負。僞賊不可從之義。乃諭衆士。各散而歸。其副甚恐。生告以朝廷不可負。僞賊不可從之義。乃諭衆士。各散而歸。生之忠正如此。而天卽予以貞烈之妾。奇哉。此先生所以表而彰之歟。○人有好善的念。是天生秉彝之偶動。不可謂之志。日夜專向一事用力。終身不倦者。乃是志。有一時自得之機。是人心偶現之彷彿。不可謂之樂。時時常如那一念無累。反身而誠者。乃是樂。○夫子作春秋。思學者無日不作春秋。

無念不作春秋。吾身天下也。吾心朝廷也。統四端。兼萬善之仁。天子也。喜怒出處。取舍進退動靜之際。皆自仁上起念。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若偏任義禮智。則必有過剛過柔過巧之患。所謂自諸侯出也。若血氣用事。如以喜怒爲取舍之類。則自大夫出也。或任耳目四肢之欲。徒以便不便爲喜怒焉。則陪臣執國命矣。甚至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快一喪萬。則展跖郭解之徒司生殺。甚至酒色忘身。飲食殞命。逐外物而不有其身心者。則蠻夷猾夏矣。故學者鑒喪之後。而居敬存誠。扶立天君者。春王正月之義也。三月不違。大有年之義也。日至月至。齊侯朝之義也。雖天理澌微。而必欲光大之。天王狩於河陽之義也。雖人欲昌熾。而必欲抑絕之。楚人楚子之義也。存養之功。時證疏密。雨不雨之義也。纖私點欲。必謹消長。或螽或蝗之義也。發乎念慮之非常。見乎五官四肢百體之違和。必加警惕。鷁退飛、宗廟災、日有食之義也。要之克己復禮。吾人春秋之精義也。胡氏之論春秋曰。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眞得春秋之旨也夫。

○教人愛兄曰。吾盡心以愛兄。兄悅之。人稱之。吾心無媿。吾盡心以愛兄。兄反疑之。人反誚之。吾亦可以無媿於己。無媿於兄。無媿於天地。無媿於宗祖。無媿於九泉之父母。是謂成人。否則惟人言之是顧。則雖有術局致兄悅人譽。而吾愛兄之心。實有媿焉。其於人之成否何如乎。

○凡有所爲。無安坐而獲者。須破死力始得。武侯出師表勸後主。全是此意。如讀書作文。原不是學。而亦足驗功力。心靜則見理明。必有過人之見。養恬則筆自舒。必有安閒之局。理眞則氣自壯。必有轉折雄宕之致。

先生曰。世情任其險阻。君子惟持之以平坦。世情任其刻薄。君子惟將之以忠厚。○謂諸生曰。世俗讀書者。同舍飲饌。或不如意。輒使氣。此大不可。若等甯有是乎。吾輩爲子弟者。正當勞力得甘旨以奉父母。既不能矣。且反受食於父母。而安逸讀書。又何驕侮乎。愼勿然也。○孫秉彝言反心無媿。先生曰。須自家庭間求之。汝事老祖、寡母、長兄、皆得其歡心。始可云無媿也。往聞爾不率今後改之。對曰。祖年高悖惑多怒。故人妄傳不孝名耳。先生曰。嗟乎。人傳者不孝之名。子自道其不孝之實矣。子但見祖老悖惑。便是不孝。天地間豈有不是祖父哉。○孫其武見先生盛暑衣冠。曰。君衣冠終日。不幾夏日飲湯乎。先生曰。夏飲湯。冬飲湯。是夏葛冬裘類乎。曰。然。曰。吾夏衣夏冠。殊未暖巾羔裘也。何違時之有。曰。何時去之。曰。夜寢去曰。此冠不比前朝殊壓頭。正如陳無己卻衣凍死微事耳。兄卽垂之簡册。此何足傳。曰。簡册不敢問。但人能如陳無己亦佳。常恐第作無己卻衣人耳。○思人欲之動。如媚臣佞士之移人於不覺。如醇醪芻豢之啖人以難置。如白刃深淵足以奪人之魂。如囹圄桎梏足以挫人之氣。如神龍猛虎之難捉。如孟賁夏育之難伏。噫。如是而能窒之。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如是而能寡之。非天下之大賢不能也。如是而能無之。非天下之至聖不能也。可畏也哉。○夫人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佚。皆欲也。須是強制他。若一任之。將何所不至哉。○子路稱季路。人皆謂因仕季氏之門也。若然。則冉子宜稱季有。恐無因其主改姓之理。況大傳明有季子之稱焉。知非仲氏排行乎。○仁者先難。學者須要先難。此理難知。人知之而我不知。恥也。此事難能。人能之而我不能。恥也。若憚其難而止。是自暴棄也。況學若求明求能。只一用

力．便可豁然矣．○氣數所在．雖聖人無如之何．堯舜之子不才．孔子之子先殀．禹三世幾絕嗣．武王八十始立子．氣數何心哉．（錢按先生此言．蓋爲已發也．先生之學德．而並無不才之子．與先殀之嗣．則氣數誠何心哉．先生雖云順受．君子不能不爲之悼嘆矣．）白虎通四飯解．天子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諸侯三．大夫再．余按四三再飯．如今設席所云幾道飯．其每飯作樂侑食．如今每上一飯．必鼓吹一通．蓋一食而天子四．諸侯三．大夫再也．是以禮有天子一飯告飽云云．白虎通似謂天子終日四飯．諸侯終日三．大夫終日再也．然則士將一飯．民將不飯乎．況今惟至貧人．始一日再飯．古之大夫．豈亦如是．恐是天子每日四食．每食又各四飯．其餘皆三食．諸侯則每食三飯．大夫則每食再飯也．○伯夷氣質近清．柳下惠氣質近和．各就所近．而使清和得天理之正．便是聖人．宋儒必欲剛變成柔．似非是．如贊李延平行步．近幾里如此行．遠幾里亦如此行．喚人一聲不應．二聲三聲仍如前．不加大．夫天欲暮．近者緩．遠者自宜急．一聲人不聞．二聲三聲自合加大．豈可以緩小爲是．急大爲非哉．非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之道矣．○講王曰吾惛一段．謂彭好古曰．此時齊王不若有志乎．而卒不足有爲者．志一發而莫繼也．故君子日新．推而爲治則作新．一日不作則不新．一日不新則志萎．先王制禮作樂．正爲此耳．○或問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恐湯武革命．不能不殺一無辜．先生曰．城破殺人．賊也．吾知湯武無之．順義倒戈．吾知湯武悲之．逆刃者死．則賊黨也．非辜也．不惟南巢牧野之地．雖滅國五十．其何害爲聖人哉．○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正見明新兼至之學．原是學作君相．後世單宗孔子．不祖堯舜．雖亦或言孔子．即堯舜其實．是明體不達用之隱病所伏也．所以二千年來．只學孔子

講說詩書。將其新民之學全失。便是做明德處。亦不過假揑禪法。不惟其成就不堪帝。不堪王。不堪將。不堪相。乃從其立志下功本處。便是於帝王將相之外世間。另做箇儒者。噫。豈不可怪也哉。歷代相承。又交相掩護其癖。而莫爲之發。是其割療無日。將殘疾羸疲之儒脈。卒至淪胥以亡而後已也。噫。豈不可哀也哉。○唐虞之世。學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別有學術。便是異端。周孔之時。學治只有箇三物。外三物而別有學術。便是外道。○法乾曰。靜中養得明。自會臨事順應。先生曰。書房習數。入市便差。則學而必習。習又必行固也。今乃謂全不學習經世之事。但明得吾體。自然會經世。是人人皆不勉而中矣。且雖不勉之聖人。亦未有不學禮樂而能之者。今試予生知聖人一管。斷不能吹。況我輩爲學術所誤。寫字習數。已不勝昏疲。何與於禮樂乎。○謂馬遇樂曰。今日四書盡亡矣。如學而時習一句。夫子言之。不是教人講說作文。乃是教人學道習道也。今日有一學而時習者乎。儻以六藝六府取士。人始眞學眞習。四書始有用矣。○常動則筋骨堅。氣脈舒。故曰立於禮。故曰制舞而民不腫。宋元來儒者皆習靜。今日正可言習動。

不爲第十八

先生曰。不爲酒困。看是小事。夫子直恁作重大難能者。虞舜好察邇言。是大聖人偏於瑣細做工夫。故曰。聖人之心無小事。此其所以爲聖人歟。吾人改過遷善。無論大小。皆須以全力赴之。方是聖門主忠信徙義之學。○謂馬遇樂曰。志乎正。不正不敢志焉。志之久則所志無非正矣。習乎善。不善不敢習焉。習之久。

則所習無非善矣。○世甯無德。不可有假德。無德猶可望人之有德。有假德則世不復有德矣。此孔孟所以惡鄉原也。世甯無儒。不可有僞儒。無儒猶可望世之有儒。有僞儒則世不復有儒矣。此君子所以惡夫文人書生也。○極天下之色。不足眩吾之目。極天下之聲。不足淆吾之耳。極天下之豔富貴。不足動吾之心。豈非大勇乎。○或問月何爲有闕。曰。小盡之積耳。問。何爲盡有大小而煩置閏也。曰。天度三百六十有奇。日行歲一周天。而嘗不齊。盡無小則日速而月數務盈。令節漸差矣。月無閏則氣遑而時數拘序。春秋不時矣。問。冬則日短何也。曰。夏之天日非增。冬之天日非減。冬日南行。出地上者少。掩地下者多。夏日北行。出地上者多。掩地下者少。是以晝夜因而長短焉。非天日有長短也。問。日亦周地下乎。曰。然。固形若卵而轉若輪也。○高賢名士。人中俊傑。學者宜多友而多識。故過其地不交其賢。君子恥之。然過而不交。與交而不能使其人重一也。故孟子曰。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天之賦命各異。石崇王愷致客。紫紗帳四十里。錦帳七十里。若分其五七里所有。幾足貧士衣食半生。然而不可得也。顏曾盛德在躬。道義充腹。若分其片言節行。亦足譽富貴者於千古。然而亦不可得也。雖然。求愷崇之五七里帳不可必。求顏曾之片言節行。猶可勉也。亦爲之而已矣。○齊都司泰階在江陵上。令逐客官。齊即先事走錢塘。其府守及令獨保留。家人復呼還。人曰。他官皆逐。令獨保。公宜謝之。曰。令以我無害於地方而留。公也。我以令留而還。亦公也。今謝之。反私矣。不往。又三載。令休官。乃見之館舍。令感服。○思漢唐來至今日。作文者倣某大家也。寫字者倣某名家體也。著書談學者。倣某先儒宗旨也。惟體道作

事而不倣古人之成法是可異也倣文字書言人皆愛慕之倣古人之體道作事人則譏笑之是尤可異也而其實不足異以取士者在文字書言而不在體道作事也及其考功課績則悖道者斥之合道者賢之事治者謂之能事敗者謂之庸文字書言莫之問矣取非其所考考非其所取此唐宋之惑政而士風之所自壞也司柄者宜知變計矣○夫子乃鄉里道路朝廟之夫子也其道乃鄉里道路朝廟之道學乃鄉里道路朝廟之學也如謂讀書便足處天下事而不必習行是率天下而漢儒也如謂一室主靜敬便足明天下理而不必歷練是率天下而禪也○天理勝則精神清明人欲熾則意思昏濁此理甚明而人每舍清明而甘昏濁暴棄孰甚○軍者天地之義氣天子之強民達德之勇天下之至榮也故古者童子荷戈以衛社稷必葬以成人之禮示榮也明政充軍以罪疆場豈復有敵愾之軍乎○尤西川云輕得利便入得門輕得色便升得堂輕得名便入得室因思好計得失利也非嗣之合色也營非所及名也學者可不爭自濯洗乎○治水之法五要必備而莫愚於防塞蓋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因其流而導之即因以歧爲二且水利可興也嘗觀於蠡河以爲當自上流依古河道分疏自蠡城西南王哥莊來又歧爲二使瀠繞城之左右至城陰而合迤邐達楊哥莊以通白洋淀入於海一可爲險守一可來下流魚鹽葦藕之利且東河勢殺兩河沿濱灌園植蒲水利大興不可盡言也○錄昏於禮議昏下更舊文曰身及主昏者無喪服乃可議大不得已功緦既葬或可權成又補云喪家不議盜家不議房帷不檢之家不議世有凶人惡疾之家不議曾有父兄讎怨之家不議指腹童幼不議爭財無禮不議倫序乖紊不議取家法嚴

整醇良。取女壻賢行才品。一時門第富貴。不足羨也。○或問。兵術獲罪聖門乎。先生曰。然然否否。今使予治兵三年而後戰。則孫吳之術可黜。節制之兵。可有勝而無敗。若一旦命吾爲帥。遂促之戰。則詭道實中庸也。此陽明子所以破宸濠擒大饗也。何也。率不擇之將。以不教之民。畀之虎狼之口。覆三軍。喪社稷。曰吾仁義之師。恥陷阱之術。此不惟聖門之腐儒。而天下之罪人矣。君子何取焉。

刁過之第十九

刁過之論講學分門角爭之弊。先生曰。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假令古聖人生於後世。伯夷之徒。必詆伊尹之五就湯桀爲無恥。伊尹之徒。必謗伯夷之不仕不友爲絕物。乃不惟孔孟同尊之。而殷周之際。全無他議。今日不以明道爲事。惟以口舌爭雄。故不相容也。○王法乾曰。學須要講。只患不明。先生曰。道須要行。只患不斷。法乾每事要裁先生。以義。先生每事助法乾以仁。劉煥章曰。如二君者。眞古之所謂和矣。○夏希舜問如何是慢。先生曰。怠也。如汝頭容不直。足容不重。便是慢。吾人要爲君子。凡讀書須向自己身上打點。若只作文字讀。便妄讀矣。○人之爲學。心中思想。口內談論。儘有百千義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爲實也。人之共學。印證詩書。規勸功過。儘有無窮道德。不如大家共行一道之爲眞也。○禮樂射書數。似苦人事。而卻物格知至。心存身修。而日壯。讀書講論。似安逸事。而卻耗氣竭精。喪志痿體。而日病。噫。非眞知學者。其孰能辨之。○邊海若憤日病誤學。懊懷不已。先生曰。堯舜以前聖賢。固不讀書。近儒陽明先生亦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某堂堂的做箇人。豈必多讀而後爲學。且學乃隨人隨分可盡。無論貴賤貧富。老

幼男女。智愚賢瞽。只隨分盡道便是學。況汝前此所讀書。所受教。已自不少。但實體之。實行之。已自足乎。○語法乾曰。古人於所不可追補者亟盡力。良有以也。吾後溪祖今歲便不能與宴矣。故曰。親不在。雖欲孝誰爲孝。年既長。雖欲弟誰爲弟。○朔日行禮畢。二生始至。先生斥之曰。汝未讀孝經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士農工商所同也。予少壯時。聞雞必衣冠而起。無事卽坐以待旦。今媿衰疾。然猶昧爽夙興。櫛髮沐面。著常服掃拭。更禮服行三禮。（謂家祠・家人禮・學儀・三項禮）・今禮畢而汝等始至。何無志乎。○與高生言事親愉色婉容。性所自有。須著力發示。既發又須頻頻習熟。不是不費力的做。夫子曰。庸德之行。不敢不勉。又言得親順親。莫謂我不能有此心。此心聖賢庸愚同有。將此心行出來。就是聖賢異人處。今人可怪不敢言聖賢。並不敢言爲聖賢。夫不自聖賢可也。若並不爲聖爲賢。成何人。○敗亡之國。未嘗無謀。但言之不用耳。廢棄之人。未嘗無善。但口言之不力行。心思之而不加功耳。○賭博之不才。去盜一閒耳。皆非其有而取之也。昔先王之治。男女分途。路不拾遺。學者卽不及聖人。何遽不及聖人之民。人能充路不拾遺之心。無所往而不爲義矣。○序烈香集略云。宇宙眞氣。卽宇宙生氣。人心眞理。卽人身生理。求其自全眞理以生。且以撐持宇宙生生之氣者。止數忠臣孝子節婦耳。忠臣孝子復有名心爲之者。眞不眞未易辨。婦人女子。不感之詩書。非激於僚友親戚。率多眞。若滿城花氏女未嫁殉夫。雪棠記已傳布海內。今烈婦其又爲吾保郡一奇蹟乎。其又爲全生氣以撐持宇宙生生之氣者之一人乎。天下後世聞其風。散者日醇。礦者漸厚。復還虞夏云云。（烈婦姓許自縊殉夫・）○君子以所不及尊人。小人以所不及疑人。惡人以所不及忌人。○

謂士倧曰。取士之法。洪武初制甚善。第行之久。唐虞三代之意耳。不令而天下從。不教而天下善。其惟選舉乎。士倧曰。弊生法滯。是以不永。先生曰。法弊滌弊。則法常行。弊生變法。則法即弊。如棄選舉取八股。將率天下賢愚而八股矣。天下盡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於焚坑。一風俗而成治功。莫善於取人以德。其本莫重於謹庠序之教。洪武間學政良法哉。孟子云。知者無不知也。急先務也。一舉而萬善從焉。小子誌之。他日得君。必先正其先務。（陵按洪武元年。設文武科。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察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應武學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參。但求實用。不尙虛文。先生以爲良法。信哉。）○剛主言罷人陳利害有三等人不可聽。一書生拘古論今。一僉人懷詐陳事。一遊惰管見投合。先生曰。然則堯舜禹設鞀鐸磬等非乎。防此三等而罷陳利害。是亦因噎廢食也。蓋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下蒙蔽。國家之福。莫良於上下宣通。卽明知其爲此三項人。聖明猶樂聞之。古人訪工瞽詢芻蕘。皆帝達時變。無所爲而爲之者乎。但須詳察。不可概行其言。概貴其入耳。○彭永年曰。人之認讀書爲學者。固非孔子之學。以讀書之學解書。非非孔子之書。先生曰確論。○口言聖賢之言。身冒聖賢之行。而屋漏或有放肆之心。對妻孥或有淫僻之態者。眞人妖也。○古人制喪。須必在大門內。中門外。想有深意。中門外既與內室有遠嫌之義。又仍在宅中。有隱隱鎭攝一家之意。若後世之入內者。固非禮。廬墓者。亦失禮意矣。○湯聖人也。用日新功。吾輩常人。當時新。時時新。又時新。○問果齋自度才智何取。對云。欲無不知能。先生曰。誤矣。孔門諸賢。禮樂兵農。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農教。各司其一。後世非資

乃思兼長。如是必流於後儒思著之學矣。蓋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臭道一無能。其實一無知也。○田起鳳言。暑月衣冠不去。何堪。先生曰。婦女居室。親舅而炎熱不袒。男子奉父母遺體。乃不及女子乎。朝臣事君。終日不免冠。在野處士。顧諟天命。乃讓禮貴人乎。起鳳遽冠。○詩云。夙夜基命宥密。夙夜之間。常能宥密。則立受命之基矣。宥者無不容。密者無不精。聖賢成法多用力於無事之時也。○居汴思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師。非必同行也。予今見簾外行人莊者悚然振予。萎恭者惕然警予。肆輕佻躁暴者起予畏心。覺無一人非師也。○孔門習行禮樂射御之學。健人筋骨。和人血氣。調人情性。長人仁義。一時學行。受一時之福。一日習行。受一日之福。一人體之。錫福一人。一家體之。錫福一家。一國天下皆然。小之卻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爲其動生陽和。不積痰鬱氣。安內扞外也。○韓子垂問道卽在六藝乎。曰。子臣弟友。道之歸宿。禮樂射御等。道之材具。若無之。則子臣徒具忠孝之心。而無其作用。如明末死節諸臣。不可見乎。

學問第二十

先生曰。學問之道。明見論語。曰學詩。曰爲周南召南。豈讀講可混。惟誦詩三百。有一誦字。下卻云。雖多亦奚以爲。正言不學不爲之弊也。○教邊海若以居官忠廉之道曰。官雖小。亦君之臣也。民之主也。只廉能盡職。便自千古。海若曰。昔椒山先生作狱道典史。設施甚偉。曰。正欲子法椒山也。○與門人習禮畢。謂之曰。試思周旋跪拜之際。可容急躁乎。可容暴慢乎。禮陶樂淑。聖人所以化人之急躁暴慢。而調理其性情

也。致中致和。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卽在此。漢宋誤認聖人之學。羣天下於讀講著作之中。歷代遂以文字取士。而聖人之道已亡。再參以禪宗。遂掃地矣。吾輩與蒼生。烏得蒙聖人之澤乎。○萬初問明理之學。先生曰。治世之民愚。亂世之民智。智正其愚也。三代之士。習行以爲事。日用而不知。功績備舉。近之儒思講以名學。洞悉而大明。精粗俱廢。自以爲操存明理。無不知無不能也。而實一無知能焉。可哀也。○賈易問。先生曰。擇交宜急也。吾少時納交於張石卿、王介祺、刁文孝、張公儀、呂文輔。皆不遠百里以會之。近取諸郭敬公、李孝慤。而父事兄事之。而久交不懈。三十年相扶翼。則今王法乾也。吾勉於親君子。遠小人。則不及法乾子愼。於斯二者。何患無交。○立春前硯水連日不冰。因思吾人天理暗長一分人欲自暗消一分。正道暗進一分。邪途自暗退一分。以是知吾人皆可爲聖賢。衰世皆可以復三代。不必陡然純陽而後信之。而後爲之也。○孔門之敬。合內外打成一片。卽整飭九容是也。故曰修己以敬。百事無不精詳。卽堯舜和三事。修六府周孔之六行六藝是也。故堯典諸事皆欽。孔門曰敬事。曰執事敬。○一日端坐洗心。思人欲、汚心之塵垢也。天理、洗心之清涼也。而持敬、則淨拭之潤巾也。○當憂不憂。當怒不怒。佛氏之空寂也。儒者而無所憂怒也。何以別於異端乎。憂則過憂。怒則過怒。常人之無養也。學者而爲憂怒役也。何以別於常人乎。惟平易以度艱辛。謙和以化凶暴。自不爲憂怒累。○觀子路告過則喜。常思大舜合人己、通天下、打成一箇。善眞不可及矣。試思子路與禹。則喜則拜。當下是何等了脫。何等謙光。何等愉快。再遡而追思其未告未聞之前。何等工夫。何等心法。再推而進思其旣喜旣拜之後。是何等奮發。何

等力量吾輩自不容一毫自鬆一毫自滿一毫自恕矣○今世之儒非兼農圃則必風鑑醫卜否則無以爲生蓋由漢宋儒誤入於章句復苦於帖括取士而吾儒之道之業之術盡亡矣若古之謀道者自有禮樂射御書數等業可以了生觀孔子委吏、簡令、碩人、王良掌馬可見後儒既無其業而有大言道德鄙小道不爲眞如僧道之不務生理者矣○論律法曰順性中度之謂禮反性賊情之謂亂禮全性於未遷律制情於已放故禮導其順性律惡其反禮一也三物八刑周公何分焉聖人之世俗靜民安而十井一廛蓋八十家畜馬四匹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加以應供蓋不使一人閒逸也禮射、鄉射、大射、田苗、獮狩蓋稼穡外不使一日暇逸也聖人豈好勞役其民而耗其財乎恐一旦互逆觸戎翟內侵狃於逸胞之民必奔亡也○謂文升曰事變猝來當下仁智駢集便看透始終自然合義者聖人也蔽於事物仁智不及便欲亂往忽然覺非即遷於義所謂不遠復者大賢也當下蒙蔽行事錯亂仁智皆傷悔悟自怨自艾或師友提撕即改前非更圖新是所謂聞過則喜改過不吝者賢人也下此利害判然能脫其所蔽而勉於仁智如漢高世民者豪傑也至於始終滯錮義理利害俱蒙蔽焉斯爲下矣○語剛主曰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是則一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人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雖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後覺不必附和雷同也

鍾錂曰先生勉於唐虞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闢邪衞正改過修慝務以日新時惕爲功懍乎上帝降監期於勿負蒼生乃抱負未展鬱鬱以老牖下惜哉惟是天吝先生以倫

常使幼無父母長無君臣無昆弟無子息子然一身孤苦莫似而獨不能限其學德時進日益一言一行皆可作世模範謹於日譜略撫梗概以傳於後云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纂者 鍾錂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